

U

Sodazine Vol.9

Project Vivaldi
Winter Endless

U3

F

U2 U7 BVG

E

d

S
Bahn Berlin (DB)

Vertical bar with diagonal stripes

less

U7 U5

BVG

BVG U1 U8 U9 U2 U9 U3 U5
BVG U4 U8 U5 U9 U8 U6 U8 BVG
U4 BVG U8 U8 U5 U9 U6 U8 BVG

U

Project Vivaldi Winter Endless

U3

E

U2 U7 BVG

nd

d

U1

l

U7 U5

BVG

less

BVG U1 U8 U9 U2 U9 U3 U5
BVG BVG U5 U9 U8 U6 U8
U4 BVG U8 U5 U9 BVG



Producer | 林曉哲

柏林—— 遇到對的人， 做了對的事。



6 YEARS AGO

蘇打綠的韋瓦第計劃本來說好2年完成4張專輯；春、夏、秋、冬四個季節；台東、倫敦、北京、柏林4個城市。09年的春在台東日光了，同年的夏天也去倫敦狂熱。然後就遇到歌都寫好，卻無法錄音的窘境。阿龔、阿福的兵役，加起來一共奉獻了兩年。終於在13年去北京完成了故事，卻也開啟了10週年世界巡迴；從14年的空氣中跑到15年的再遇見。眼看今年又要過去，冬到底進度如何？我只能說快要做完了，卻也同時才要開始。

Project
Vivaldi:

4 seasons,
4 cities,
4 stories,
and
4 albums

Spring/
Taitung

Summer/
London

Fall/
Beijing

Winter/
Berlin

WHY

我從14年的7月開始到15年的3月就去了柏林4趟，每趟都超過10天，其中還跟阿龔、馨儀特地去了布達佩斯，雖然那只是冬專輯的一個陰錯陽差，我卻受到了極大的衝擊，真沒想到布達佩斯的交響樂水準那麼高。於是我開始猶豫，到底要用布達佩斯錄好的管弦樂，然後去柏林拍MV和宣傳照就好，還是……去柏林從頭來過一遍？於是一些問題在我腦子裡繞了幾圈，從錢夠不夠，時間夠不夠，一直想到：我們到底在追求什麼？

Why?

為什麼要做韋瓦第計劃？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音樂？

這才是真正該想的。

I LISTEN, I IMAGINE

從09開始動手做這個計劃，苦的，失去的根本不值得一提。因為收穫實在太多，快樂實在太大，回頭聽春日光，我會循環各站停靠；放上夏狂熱，我會loop包圍；聽秋故事，你心裡最後一個美得像小星星。正是這些是不是主打毫不相干的音樂，讓我對於這份包山包海的工作樂此不疲。這些所謂市場上不能主打的歌曲，每每在演唱會上，卻明明是觀眾們的心頭愛，那我們到底在害怕什麼？觀眾不接受，還是唱片不賣呢？別想自欺欺人，唱片老早就不賣了，而觀眾不都也來來去去嗎？就算那些至死不渝的，也會一方面替蘇打綠辯駁，一方面卻偷偷地覺得好像以前的歌比較好聽，然而這些都不是我們能控制的。

我們真正能做的，就如同阿翼對德國指揮說的
 “I listen, I imagine”，當我聽到了，聽到讓我心動，
 讓我熱血的東西，我就會去妄想這一切可以變得
 多麼獨特而美好，只是這次的妄想嚇到了我自己
 ；我決定不管了，我要帶著大家去柏林舉辦一場
 現場錄音的音樂會，當作冬專輯的一場秘密首演
 ，重新來過。

FUNCKHAUS BERLIN

那是一個座落在東柏林 NALEPASTRASS 的一個幾近



廢棄的演奏廳，據說是
 整個歐洲錄
 古典樂最好的
 音場，當
 指揮 Bernd
 把網站上的
 照片丟給我
 看，我對它
 已經一見鍾
 情，雖然裡
 面什麼都沒
 有，但是它
 有一種無法
 抗拒的古典
 美。即使樂

器、麥克風、錄音設備、錄影器材全部要租好運
 過去架設，想起來就很辛苦，我還是喜歡這個場
 地勝過其他比較方便的地點。

BURN YOURSELF FIRST

我永遠忘不了第一天進
 場，跟指揮約10點，我
 早到5分鐘，他卻已經
 在搬譜架了，Good
 Morning之後，只有一句
 寒暄，沒有多的聊天，
 看他那麼拼命地搬，我
 有點靦腆的過去問他，
 要不要幫忙？他說好啊
 。然後就沒停下來的把
 譜架搬完，我以為就這
 樣，哪知道他把我帶到
 後台的房間搬出一張張
 紅椅子，要我跟著他擺
 在譜架的後面，我終於
 忍不住問他：「沒有別
 人來幫忙嗎？」他說有
 啊，他們在搬樂器；然
 後笑笑地跟我說：
 “Will, if you want people
 to burn for you, burn
 yourself first.” 這句“先
 點燃你自己”從此成為
 我50歲之後的座右銘。

*“Will, if
 you want
 people to
 burn for
 you, burn
 yourself
 first.”*



THE LITTLE SECRET WORLD PREMIERE



今年3月9日在柏林舉行的秘密音樂聚會“A Little Secret World Premiere In Berlin”現場演出收錄在《冬未了》專輯的藍光。

受了Bernd的感召，我決定自己寫邀請函來邀請當天演出的觀眾，除了當地的德國朋友（包括柏林街上唱片行的老闆，開潮牌select shop的熱情DJ等等……），還有一些德國唱片公司的同事，包括遠從倫敦來的環球唱片主管，以及一直力挺蘇打綠的台灣環球總經理Mei。

這是我當初寫的邀請函：

尊敬的某某女士，先生

容我簡單的自我介紹，我叫林曉哲，來自台北，是一個音樂製作人。過去10年，我一直在經營一個叫做「蘇打綠」的樂團。他們將於今年的3月9號晚上8點在柏林的Funkhaus Nalepastrass 舉行一場很特別的音樂會。希望您能參與這場僅邀請50位嘉賓的秘密音樂聚會。

關於這場演出的源起

6年前，我們突發奇想，開啟了一個「拿瓦第計畫」，想要在四個城市，四個季節，做出四張風格迥異的概念專輯。從2009開始我們陸續的完成了台灣春天的民謠，倫敦夏日的搖滾及北京秋天的詩歌3張專輯，現在，終於來到柏林，準備錄製一張冬天的古典專輯作為完結篇。看到這裡，如果您有點好奇，想聽聽看來自東方的流行樂團如何跟柏林的古典樂結合（我可以保證絕對不是您想像的世界音樂），那請您務必撥冗來參加這個難得的音樂會。囉，對了，當天的指揮是Professor Bernd Ruf，所有的演奏家都是由他親自挑選。在此，我要謝謝環球唱片的大力協助，特別是Christian Badzura先生，由於他的穿針引線，才讓我們的交響夢一步一步的實現。

最後，再次鄭重的邀請您來參與這場音樂，希望愛音樂的您能獲得一點聽覺上的驚喜。

Sincerely yours

Will Lin

最後，我希望愛音樂的
您能在聆聽這張《冬未
了》的時候能獲得一點
聽覺上的驚喜，並找到
至少一首真心最愛的歌
循環播放，慢慢品嚐。

林曉哲 上

THE
LITTLE
SECRET
WORLD
PREMIERE

RENTAL
SCHEDULE
OFFICIAL
PREMIERE
SCHEDULE
OFFICIAL
PREMIERE





About
This
Album

《韋瓦第計劃》Project Vivaldi

終於來到最後一站——《冬 未了》

當蘇打綠發行第一張同名專輯時，曲風被定位成民謠搖滾，到了第二張《小宇宙》，我們企圖使專輯內的歌，民謠更民謠，搖滾更搖滾；第三張專輯《無與倫比的美麗》是讓所有歌曲一氣呵成，像是交響樂章的嘗試；而《陪我歌唱》則是蘇打綠所鍾愛的現場演出形式。四張專輯，區分鮮明。

在第一次小巨蛋演唱會時，由於一首歌名《四季狂想》的靈感，我們將演出曲目以四季的感覺分類、改編，也區別蘇打綠歌曲中不同的面向，這次演唱會給了我們更大的啟發，也開啟了接下來四張專輯的《韋瓦第計劃》：希望以四張專輯來將蘇打綠的不同曲風，做到更極致。《春：日光》的世界歌謠、《夏／狂熱》的英倫搖滾、《秋：故事》重於中國詩詞的民謠，現在，終於來到了《冬 未了》，這是一張阿龔大展身手，結合濃厚古典交響氣息的作品。（這之中還有兩張意外之作：現場專輯《十年一刻》的紀念有成，與《你在煩惱什麼》的心靈絮語。）

這次的《冬 未了》我們來到了柏林，進行了一次不可能的任務。

在十週年巡迴開跑後沒多久，這張專輯就已經啟動，陸陸續續進行編曲，阿龔也不斷修整交響樂的編寫，來來往往的調整編曲將近半年多，阿龔終於帶著這些成果，在一起合作的柏林指揮建議下，先到布達佩斯進行了一次錄音。接著，是團員們不斷地再次修正，進行錄音。幾個月後，才終於確定了所有細節，然後開始進行一次又一次地排練，而排練的最終大魔王，就是要來到柏林，與近六十人的交響樂團進行一次現場錄製。這堪稱是蘇打綠十年來最大的挑戰。

在布達佩斯錄音的時候，阿龔講了一句讓製作人韓哲非常難忘的話。雖然阿龔從小學習古典音樂出身，但交響樂的編曲是一門極為專業的學問，不是學古典音樂就理所當然會編曲，何況還是整個交響樂團。柏林來的指揮對於阿龔編寫的成果除了非常讚賞，更是不可置信，反覆問他：「為什麼你會？為什麼你沒學過卻會寫？」

阿龔回答他：「I listen, I imagine.」



我們在做音樂的這十多年多，總是同時重視專輯與現場演出，專輯可以擁有現場無法反覆琢磨的細節，而現場可以聽見專輯難以呈現的情緒。在這次《冬未了》中，我們都做了，先在錄音室裡琢磨細節，接著，要把這些細節直接用現場表現出來。

在柏林，我們演出了一場僅有百餘人的演出，進行全專輯十二首不間斷的現場錄製，這是我們一年來不斷調整

細節的醞釀，一個月全力排練的挑戰。甚至團員、交響樂團、音樂製作人員與拍攝人員等工作團隊加起來，都比觀眾的人數還要多！這麼做的原因，為的就是想要在這張專輯誕生時，就讓大家看見這些歌「活著」的樣子。

在《拿瓦第計劃》的四張專輯，都有明確的主題，《春·日光》中，是對於生命、自然萬物的歌頌；《夏／狂熱》是人心初萌的黑暗吶喊；《秋：故事》是生活經歷的蕭瑟與豐收

而在《冬未了》裡，講的是結束，卻也同時帶來開始，主題是循環。

這種循環，有好的，也有壞的。人的生命所要經歷的，總是會有死亡那一天，但同時，也總有源源不絕的生命誕生，結束，常常是開始，循環，是生生不息的。不斷重演的歷史、不同的事件，卻看見同樣的臉孔戴著不同的面具捲土重來。即便只是小到個人所要面對的問題，



是不是同樣的處境也常常有如鬼打牆一般襲來，早上才溫熱了的心，晚上又涼了；昨天已經放下了、踏出去的情緒，今日卻又毀壞。

在身體與生命給你的邊界裡，有的人只能困住打轉，有些人卻能讓精神走向無垠，有的人會歸咎於命運，有些人卻試圖反抗。多多少少都因自身與世界的距離而感覺痛苦，而這樣個體的痛苦卻也常能變成集體的吶喊，一旦有人吶喊出你的心，痛苦得到了共鳴，是不是亦會轉為暖意。

這個主題的中心，就在專輯的標題歌曲〈未了〉之中，我們常因在自我洗腦的苦悶處境，孤單地認為無人可懂，也無人能解，卻難以看清自身的力量與美好。我們難以清算過去，難以計算未來，我們唯一真正擁有的，是當下，此時此地。

恰好選在柏林，這帶出了德國在歷史上的沉重意象。但令人無解的是非顛倒、罪惡行徑，並不是在德國、在世界大戰才有的，多少濫用他人之名，借刀殺人扼殺智慧，讓思想變成暴力的；多少

在最悲慘的歷史裡、怒吼的土地上，人命如螻蛄的；一直到我們即便是身處看似前進的時代，卻處處是令人費解的不公不義，多少不同的主義或歧視拍在不同人的脖子上；甚至不合理的殺戮被編織成課本上合理的教導，在不知不覺中，你從來沒想過自己正在被洗腦的過程中。〈對殺人狂指控〉與〈他舉起右手點名〉看似是討論歷史單一事件，但其實，那些一直存在在我們身邊不斷發生的恐怖事實從未結束，最恐怖的是，其恐怖很少被察覺。

〈痛快的哀艷〉中宣告無人能離開的鐘聲輪迴；〈我們不懂〉裡心靈浮沉的無邊浮游；〈博物館〉甜蜜想念的自困；〈下雨的夜晚〉眼見自困的人而給予陪伴；〈牆外的風景〉的不斷扣問與摸索；〈Must Keep Singing〉中歇斯底里的迴圈唯有繼續歌唱。

循環的概念持續，〈地平線〉終點也是起點，反反覆覆都回到原點；〈回車諾比的夢〉那靜止的空氣，是一次次撫平傷口的虛，才像回到空；〈Everyone〉給反覆掙扎的人給予無盡的愛，這三首像是循環中的喘息，輕撫動盪的心。十二首歌，都立意在各種不一樣的循環當中。




Project Vivaldi
Winter Endless



子夜過了，總有正午；
冬天過了，總有春天。
我們完成了《韋瓦第計劃》，
下一步，等在後面的會是什麼呢？

沒有標準答案，
常是蘇打綠的答案；
其實沒有答案，通常才是
生命唯一的答案。



A street scene in a city, likely Vienna, featuring tram tracks, a tram, and a large building with a sign that says "Songs". The scene is captured in a dark, overcast setting. The tram tracks are visible in the foreground, and a tram is moving along the tracks. The building is a multi-story structure with many windows and a sign that says "Songs". The sky is grey and overcast. The overall mood is somber and urban.

Songs

Songs | 青峰

〈痛快的哀艷〉

這是一個楔子，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在時空的維度裡，橫向來看：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縱向想來：歷史的每一個今天，都有著我們無法理解的事情發生。天災發生時，我們會說：無可避免。但比天災更無可避免的，會不會是人禍？因為人類，大自然正一點一點退出地球，但遇上天災時，我們埋怨的是？

自我的困擾，情人的爭吵，親子的隔閡，家族的失和，面子的維護，金錢的糾紛，利益的覬覦，疆界的爭奪，戰爭的發生……人的每一個行動，大都來自於展現自己的慾望，每一分一秒，我們都在用行動速寫自己的自畫像。

在寫這首歌時，這些畫面就在腦海裡接續不斷，順著旋律，句子一片又一片如浪打來。這首歌的編曲，讓我每每聆聽時都忍不住想拔足狂奔，那些器樂互相的對話，實在太令人過癮了。

面對許多事情，我們會告訴自己，這是命運。真的有命運的存在嗎，那麼是誰給你的呢？我們不都是一個機率下的產物嗎。

在這個機率化身為各種形象各種信仰的主宰者面前，無助時我們吶喊，但，吶喊會有答案？仔細聽，「命運」無聲的宣告正敲起。

〈對殺人狂指控〉

希特勒大概是史上最令人難以理解的人物之一了，行事動機，人生至終，都像是謎一般，不過我們身處的世界本來就常常是毫無道理，不信你打開新聞看一看，到處都是令人費解的人事物。

尼采的超人哲學曾經被希特勒拿來大加利用，表面上是奉為圭臬，實際上根本只是斷章取義移花接木而且扭曲原意。這樣的事情很奇怪嗎？其實一點都不奇怪，現在的世界裡不也到處是這樣的人嗎？

當你說了一段話，聽的人不會先試著瞭解你的本意，只會用他們自己的方式去解讀、去引用，甚至大做文章後去撻伐，把你的話引導成他們自己想要的樣子，這種栽贓的行為到處都是。不要說是公眾人物的言論了，就連你在自己的臉書寫個心情小語，都有可能變成隔日朋友間的碎嘴謠言，不是嗎？而那些綁架著神佛當招牌，以愛之名卻行恨之實，完全沒把經典讀入心，行為也完



全無法體現其精神，斷章標語卻可以口頭拿來當作兇器砸死人的，也大有人在。別以為這個時代沒有希特勒，那麼多人心中都有一個小希特勒，只要別人稍加不合己意，就非攻擊別人至滅亡不可，這種事難道不是天天上演嗎？欺負別人甚至說成是神的旨意？

太多疑問，你以為會有答案？那麼一次次眾人義憤填膺的議題都變成明日黃花，哪一次真的有個交代？話題熱時大家似乎是要替至親討公道那麼正義，等到有新話題時，還有誰在乎？而該給答案的人，哪一次不是因為深諳群眾通病，默默等待事件被帶過，或許在夜裡喝一口喘息的茶，笑看下一個

掩護自己的事件上演呢？看來，時間真的能撫平一切。

希特勒拿著尼采的話當標語，但我想像當別人跟他討論尼采的思想時，他恐怕連名字都會聽錯呢。尼采曾稱自己《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夜歌〉一篇為「曠古的最孤獨的歌」。恐怕這些亂扣他帽子，讓眾人誤解至深的推手，真的會讓他感到最孤獨吧。這種孤獨，我們或多或少，都正在體驗，也都在讓他人體驗。

即便不講到太大範圍的事情，我們人生的細節裡也處處是欲望，而且常因欲望去改攝他人、冒犯他人，引發事端。多少人盡可能地吹出一個大而持久的欲望泡泡

，儘管我們都知道它最終會破。

我寫歌常常是從畫面開始進行，像是讓腦海裡的畫家先畫好一幅畫，我只是把這幅畫的細節轉碼成文字而已。一開始，我腦中的畫面，像是一個在另一次元，有個巧遇希特勒的人，對他說的話，例如回到過去，看到還小也還有藝術夢想的他，告訴他日後會發生的事，看看他會怎麼反應，怎麼思考這個他即將變成的他；又例如可能是在地獄剛認識希特勒的撒旦，用一種平淡無奇的口氣，問問已經死去的希特勒：「你後不後悔做這些事」、「你到底怎麼想的呢」、「啊，你後來也讓自己騎虎難下了吧，想回頭都無法」……不同情卻也不鞭笞，不撫慰也不描述現實，不評論就是最深的評論。

無解的還是只能無解，問號只能停在問號，深深的無奈和沉痛，就像在埋葬邪惡的墓地之上吹過的一陣，看似平靜卻不是什麼也沒發生過的風。你知道發生過什麼，而我就是想寫那陣風。

〈地平線〉

我在上一張專輯之後，深刻體會到，小威的曲，還是配上他自己的詞最有味道，感覺我每次都像個第三者，介入他與他的曲一樣。

這樣忠於原始的搭配，讓我在唱這首歌時，回到了初見頻率的感動，那歌裡的信念，是一種信仰。

小威後來歌詞修改了好一陣子，也不斷發信來問我覺得這句這樣好還是那樣好（這處女座每次一開始都很灑脫，非要等到死到臨頭才突然龜毛起來），我其實都

沒有認真回他，只對他說，你覺得好最重要，我不覺得一定要改。

配唱的時候他來陪我，我拿到了不知道已經是第幾個版本的歌詞，唱了一遍後，我開始對於每個修改的地方，逐一表達還是最喜歡最一開始demo的詞，我不斷問「這裡我可不可以唱回你原本的詞啊」，他也只能在另一頭說「好好好」，所以很多句子我在唱的時候都改回來了，反正都是他自己寫的詞嘛！

唱這首歌時，我深刻覺得，無論這首歌他寫於何時，都成了他如今的寫照。這首歌裡，有一種神聖的甘願，純粹的幸福，這十幾年來，我們一起經歷了他的許多故事，真的很感動看見現在有愛而滿足，得到最大幸福的他。不要看小威這樣，他其實是個相當需要愛的人，沒有愛的時候，他可是會枯萎的呢！（想像一朵巨大的花枯萎的模樣，忽然飄出亞馬遜河大王花的畫面，竊笑。）親愛的，我們都很愛你啦，你這麼穩，當地平線是最好不過啦！（再竊笑）



〈我們不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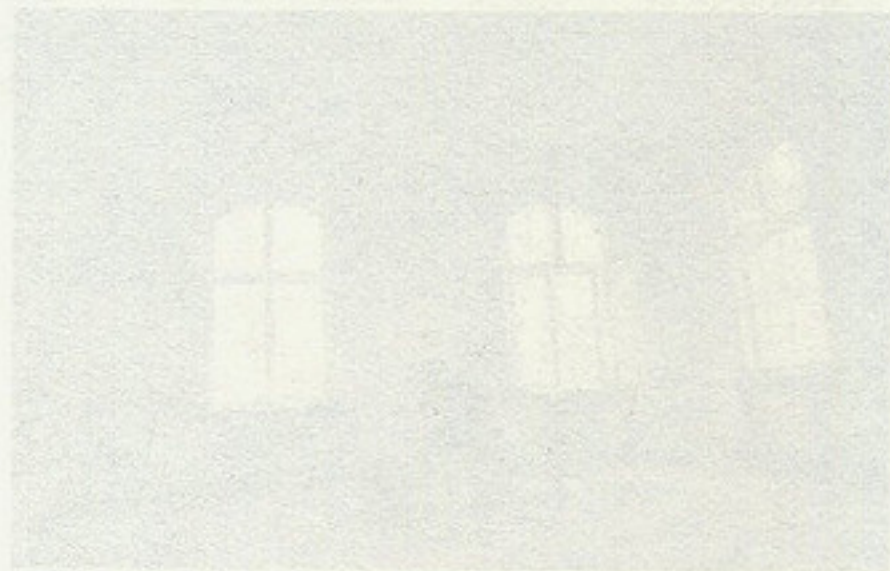
記得最早最早聽到這首歌時，雖然曲式一如阿龔風的繁複，但心裡覺得好透明，輕巧是透明的，悲傷是透明的，希望是透明的，消逝是透明的。

但後來有一次，阿龔說他這首歌寫的是有關舒曼曾投河企圖自盡的一段故事，心裡真是驚呆了。

這首歌是這張專輯我覺得演唱技術性最難的一首，音域頗寬，轉調於無形，情緒口氣每段皆須不同並且差異很大，落差跌宕的音程，微妙的拍子與音符，尤其一個極其特別的音——前兩次副歌「載浮載沉」的第一個「載」字，可別覺得我唱偏了，那可是精心的譜曲。但這個奇特的音，卻巧妙地跟唱這句歌詞的心情契合，但到最後一次，這個音則回到了理所當然和弦上的音，真的是「載浮載沉」。

每一次唱到阿龔的歌，都是我壓力最大的，因為知道阿龔對自己是相當嚴格的，所以我也深怕自己玷污了他的作品（噢，奇怪，怎麼唱小威的歌我一點壓力也沒有，哈哈）。加上，阿龔的歌真的是困難度滿檔，從〈如果凝結就是愛〉、〈拾穗〉到〈我們不懂〉，你們可以試試看把這三首歌接在一起跟著唱，保證你去半條命！

記得錄完這首歌時，我寫下：「唱完一首極美卻極難唱的作品，覺得自己整個層次都提升了。」阿龔，你真是我的試金石，希望我劃下的刻痕還可以啊。



〈博物館〉

有一天我在忘了是哪裡
的飯店裡，倏地冒出的念頭，
順手寫下「當我陳列你一切缺點時，
卻發現自己，已成為一座想念的博物館。」
然後就帶著這樣的心情洗澡去了。

這樣的心情順著水流，
一直變成旋律在浴室和蒸氣
一同冉冉升起，接著，沿著
旋律，句子也傾瀉而下，忽
然之間，這首歌就完成了。
那次洗澡洗得特別快，因為
一心想衝出來記下曲子與歌
詞。因此，這首歌，彷彿就
如同寫它的情境一般赤裸。

想念一旦在字句中固定
下來了，有些部分就消失了。
博物館裡展覽的，就算是

術品，不也代表著一些動作
、一些回憶、一些故事、一
些概念的塵埃落定，定案的
死亡瞬間嗎。但那些瞬間，
卻成為一種永恆，環繞、迴
響、循環……

想像在打烊後，空蕩的
博物館裡，那些作品裡的故事
發出的聲響，迴盪在長廊
裡……我們對著一幅畫思想
，是不是也隱隱約約能聽見
它對你的思想投以遙遠的回
音呢，你每一眼看它不同的
感受，會不會換來不同的連
結？有時只是附和、複誦；
有時像是回應、另一種再詮
釋；有時候，你彷彿真的聽
見它的回答……這是幾段括
號裡，像是風吹過落下的聲
響般的歌詞，想要表達的。

人怕藝術難以理解，藝
術會不會也怕對牛彈琴呢。
人在詮釋眼前的作品時，永
遠一部分是渴望在幻想中失
去自己。若只是一心想解開
作品裡的謎（或許作者根本
沒有設定那些謎語），有時
就正是在扼殺作品。順著你
的幻想面對你眼前的作品吧
，博物館裡的那些藝術品，
或許也這麼想著。

這首歌直接使用了demo
時我彈的電鋼琴，加以後來
請秀秀幫我增添的電子音效
和吉他，也成了最接近
demo狀態的一首作品。那
些彷彿冬陽下解凍的碎冰聲
響，以及突如其來一陣冷冽
卻帶暖的淡風，守護著博
物館裡的自溺晴好。



〈回車諾比的夢〉

車諾比的核爆事故，在我小時候是震撼全球的一件事，記得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又有人提起，延伸報導不斷，課堂也好、電視也好，時不時就又播放。卻也忘了從什麼時候開始，這一期一會的提醒，漸漸淡出了。

核能爆炸帶來的毀滅，雖然來自於當下的疏忽，但恐怕人的漠視也是長期下來造成一切的原因之一。發生的轟動終將還是遺忘，至今仍然持續上演。我們走上了街頭，我們貼上了貼紙，我們掛著反核的旗幟，要求令人信服的運作，然後呢，我們得到回應了嗎？

在車諾比如此巨大的事故之後，卻還是有居民返回家園，有一個報導讓我印象很深，大意是：一個老人想遷回，卻被管制的士兵用槍威脅不准進入，老人不畏懼地回應他：「把我一槍殺了然後埋了，或是讓我回家。」記得看過一篇研究指出，那些遷回車諾比的居民，竟也沒有短壽，也沒有什麼病變，問他們為何不怕，他們說因為只有這裡是家。當他們心中有家，家所展現的心中信念，彷彿是最有效的抗體。那般殘亡卻依然有人守護的意象，實在很美。我們常常心中相信的、堅持的，會不會有一瞬間在別人眼裡也只是讓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廢墟？當連我們自己也不再相信自己的信念，夾著尾巴逃跑了，捨棄了那個曾願意相信的自己，會不會是這樣的恐懼才讓我們生病，讓我們畸形。看看那些人生已無所懼，堅守的居民們，照片裡似乎散發著少見的真心笑容。

車諾比被毀滅了，被官方放棄了，但還是有人守護。日本大地震時可以見到他們全國一心的援助、重建，但車諾比不是，他只剩這些人守護著，靜靜地，老老地，牢牢地。車諾比的居民，更接近靜止而存在，不提信念和鼓勵的堅持，卻更接近生命。這種無窮地堅持，也是這張專輯要說的。你以為他的堅持是荒謬的，你覺得他是放棄，而在重複他的絕望，但其實不是。當他這麼選擇，他是在掌握自己的人生，更甚於握著行程表看似很有展望但其實沒有握緊當下的虛空。

若有一天回首過去，看來會不會像一場夢？兒時嬉戲的地方，一起長大的朋友，我們曾經的信念，當那些全被拋在腦後……現在，你閱讀我所寫的，但這一刻，馬上也要變成殘缺的記憶了。

〈下雨的夜晚〉

身邊常常會出現在談戀愛時，就仿若卡進死胡同裡的朋友，像已經沒有空間還堅持要旋轉因而跳針的電風扇，明明已經結束卻還是自己無限輪迴，然後周遭的人也跟著瞎起鬨，勸的也好，安慰的也好，幫罵的也好，教訓的也好，落井下石的也好……其實這種時候不管講什麼，只要他自己選擇不聽，什麼好建議也都聽不進去的吧。

老實說，每次遇到失戀的朋友，如果太誇張哭啊鬧的，我總是選擇放空。其實，我好像很難理解這種歇斯底里的狀態。我不懂得說什麼大道理，也覺得就算情緒很誇張也不該阻止適當的發洩，我最擅長的就是靜靜待在旁邊，你想怎麼吵怎麼鬧都可以，太過頭了就保護一下別出亂子，太失控了就照顧一下，只要別忘記人生不是只有這麼一件事值得你投入所有就好。

很多人會在受傷或失去的時候，就全盤否定過去的所有，其實這是人的通病，總是會被眼前出現的錯誤鬼遮眼，就遺忘了對方曾有的好；有些是眼前發生了讓你氣憤或讓你難過的事，更甚只是從朋友口中聽來的說法，或許根本只是誤解的事情，卻讓你被情緒沖昏頭。我們都太容易聽別人轉述一件不好的事情，連跟當事人求證也不願意，就完全失去了判斷能力，直接怪罪或直接發怒，一下子推翻所有信任，這不知道是對人性的過度懷疑，抑或是對自己一點自信也沒有，其實都是很可惜的事情。人要累積對彼此的信賴、依賴都不容易，長久以來百分之九十九的好，卻總是在那百分之一的不好發生時，就彷彿從未發生過；因為一點點小事，而犧牲了多少的美好時光，讓過往的好都變成真正的白費。那愚蠢的，犯錯的，究竟是誰呢。

如果事關情緒，應該做的行動其實是超越它。曾經看小苗寫過：「生氣裡面，都是愛。」是啊，沒有愛，沒有在乎的話，根本不會生氣了吧。既然是來自愛，又怎麼能讓自己隨地丟棄，任性遺忘，輕易踐踏呢。不能得願的愛，收好留給自己吧，不被領情的愛，是別人無緣擁有，只要你不自己遺忘，自己糟蹋，那愛不會如覆水，你能讓愛回流給自己的。

更何況，有時候在踐踏的過程中，珍貴的青春與時光，就這樣無聲憑空蒸發了呢。

〈他舉起右手點名〉

我有好幾個月，一直在看關於集中營的資料，雖然最主要的是希特勒二戰時期的集中營，但其實世界各地都有一樣大大小小，令人難以置信的集中營。

在許多電影裡，許多書本裡，許多訪談裡，許多現身說法裡，許多紀錄片裡，許多史料裡，許多審判紀錄裡，許多事過境遷裡，許多沉重陰霾裡……每一句，每一篇都是令人難以承受的沉重情緒，難以逃脫的悲傷恐懼，難以置信的可怕經歷，難以理解的著魔殘忍……也有起身反抗的，也有慷慨就義的，也有不懼惡權的，也有企圖喚醒的，無數的犧牲者，即使正義，都還是有一絲絲，一絲絲癡狂與恐懼吧。即使知道了這些歷史，每每看到任何一些記錄，還是怵目驚心。

累積了很久，一直沒有動筆，在阿根廷的某一晚，我在整理寫這首歌的念頭，又在網路上查詢每一個集中營的資料，看過的事情，讀過的細節，再看到還是令人戰慄，究竟什麼人有權利對別人做出這些決定呢。

我們現在存在的世界，是不是也總是隨意對別人判斷。用刀殺人會犯法，所以用言語殺人就盡情？曾看到有個明明犯錯的人，卻在電視上嗆答：「不是神，誰也無法判我的罪」，結果這樣的人，卻到處判別人罪，甚至還不願意讓別人擁有平等的權利，不肯承認自己的歧視，還用一種揭發事實的口氣言之鑿鑿，其實根本就是捏造附會的罪名，妖言惑眾讓不明事理的人輕易加入踐踏別人的行列。又，如果不是神，就無法判你的罪，那麼，對你來說，不就代表法律一點都不重要？既然如此，修改法律爭取平權，又對你有何差？這些綁架神的人啊，這種矛盾邏輯，不會讓神允許你們上天堂的啊。現在多少軟弱的人格都表現在無數過剩的批評之上。

岔題了。回到那個夜晚，我想著那些被帶到集中營的人，在永無天日的火車裡，在被拐騙的過程中，一路到未知盡頭的心情，如果我是一個隱形者，有能力聽到當場他們沉默下的思想，他們念頭的聲音，那對話會是多麼巨大。於是，當晚我做了一個噩夢，充滿了七嘴八舌的聲音，充滿了無限的疑猜，有的角落謾罵，有的角落抓狂，有的角落放棄了只能祈禱，有的角落瀕臨死亡發出詭語，有的角落因為痛苦驚魂已然失去了信仰的能力，顧不得教條而怨天尤人，一句話還來不及說完就斷氣了……

從這樣的夢醒來，我沖去滿身的汗水，在阿根廷這個國度，腦海裡從昨夜的夢忽然纏繞起南美作家馬奎斯筆下，那纏繞的靈與魂，失去生命的人仍不斷與現世對話，整個歷史累積的耳語，都在悶暖懶散的陽光下緩緩持續蒸騰……離開了浴室，便寫下了這個歌詞。

既然說到那晚的夢，就來說說另一個夢。有一天，我有一個靈異體質的朋友來找我，借用了我的電腦，看到我的畫面停在查詢希伯來文的頁面，感到好奇，便問我在查什麼，我說我的歌詞在合音裡用到了一句希伯來文，他就說他想聽，我也真的只放了那一句給他聽，但只是墊在下面很模糊的合音，他也聽不出所以然，我也沒告訴他那句希伯來文是什麼意思。過了一會，一回頭，就看他忽然在沙發上睡著了。

過了好幾個小時，我看他依然睡得很沉，但時間已晚，不得不把他叫醒，叫了許久，他才突然一抖，睜開眼睛說他剛剛做了個夢，夢見有人叫醒他，但看到的不是我，而是一個粉紅色的物體，長著羊角、蠅尾、鷹羽，然後他就不能動了，一直到我真的把他叫醒。我聽了毛骨悚然，才告訴他，剛剛

給他聽的那句希伯來文，是「死亡天使」的意思，形象跟他說的很像……是怎樣，派個使者告訴我們「我聽到了」嗎？？

後來，我就改掉那句歌詞了，所以請大家放心聽，現在是一句禱詞，不用擔心。

回到寫歌詞時的心情，除了想像他們在當時若能七嘴八舌地表達自己的慌張，會是什麼狀況的同時，我轉念，若這些受害者當時也在想，幾十年後的人們會不會還在經歷一樣的事情，是的，就算沒有這麼血腥殘忍，但種種思想上的暴力，還是有好多人在面對。而你，是這種暴力的助紂為虐者嗎？

〈Everyone〉



去年Janet突然邀請的南極之旅，她也沒想到我跟小威竟然馬上響應，於是她們就突發奇想是不是可以有一首歌在節目中，當她們這趟結婚旅程的主題曲。剛好，在這張專輯中，小威的這首歌很適合（可能也是唯一很正面的歌，你能想像人家結婚我們唱「愉快的哀艷」嗎哈哈），由於要配合籌備的時間，就變成了整張專輯第一首配唱的歌曲。我覺得是一個好的開始，因為這應該是整張專輯最好唱的歌了，哈哈，但同時，唱完最輕鬆的一首，之後就一路苦到底了……（搔頭）

跟Janet去阿根廷與南極的那一個月，真的是火與冰之旅，先感受盛夏的酷熱，再體驗了冬的極致威力。旅程中時不時都要來回拍個幾次這首歌的對嘴，從草原到酒莊，從山崖到湖邊，從森林到汪洋，從陸地到雪裡；駛過搖搖晃晃浪都打到五六樓幾乎要把人蕩下船，號稱世界洗衣機的德瑞克海峽也要拍；一直到飄著雨雪的小艇上，在製作人的堅持下還不能穿防寒衣對嘴拍攝一小時，如此這般到後來，真的一聽到前奏就有暈眩感……（摔杯）（更令人摔杯的是，拍的內容應該都沒有要用！）

最好詐的是，這首歌小威明明已經寫好很多年，早就決定放進冬專輯，幾年之後，我都錄完這首歌，也拍了這麼多次、唱了無數次這首歌，又過了很久，連《再遇見》巡迴都演唱這首歌好幾場了，竟然巡迴到上海時，小威在訪問中突然說這首歌其實是寫給我的，我才知道這件事，哪有這樣的啦！

好啦，我承認我很吃這套，你自己也說過有愛就能控制我嘛。這還算是身邊的人第一次有人（完整地、正式地）寫歌給我呢。好啦，我願意再讓你控制下去啦。

關於這首歌還有一段印象深刻的對話，是在柏林現場錄音後，我跟一個樂手聊天，提到這首歌要用英文演唱，是一件讓我緊張的事，因為在華語區其實有很多人會挑剔我的英文發音。其實我只是隨口一提，那樂手竟然很認真地開導我，他的大意是，在德國，各種腔調的英文都有，會刻意拿出來說的，常常是接觸的、眼見的人事太少。語言的目的終究是溝通，可以溝通的都是好語言。通常會故意挑剔的，都只是刻意強調自己英文很好而已，好像挑剔別人就能證明什麼，但真正英文好的人早就跳過這個故意挑剔的層次了。

我只能說這番話令我咀嚼不已。好像也不只是挑剔發音這件事，這是人常常在不同面向展現的一種慣性吧。當然良性的建議是好的，

我當然也想希望有人糾正，反覆練習讓自己更好，但故意取笑，只是講些機車的話也講不出所以然的，其實常常就只是想表現自己拙劣的優越感而已。想一想，我唱中文的時候也都有自己的腔，也不是每個字都發得字正腔圓吧，常常為了好唱混過子音只著重母音，怎麼就沒有人挑剔我的中文發音不好。所以想笑我的英文發音的人，你就笑吧，英文本來就不是我的母語啊，而且唱歌是需要把文字用唱腔轉換成真正屬於自己的語言的，各種不同的音符或技巧都有可能影響聽到的發音，如果你要聽超級標準的發音，你去聽ICRT比較容易得到滿足，我相信，要從我這要得到滿足的，應該不是這方面。再不然，公平起見，我們去國語文競賽比一下字音字型嘛！（顯示為惱羞成怒你打我啊你打我啊哈哈好幼稚）

〈牆外的風景〉

柏林圍牆的誕生，當然不是件好事，但這座牆的故事，不知為何在我心中，就是有一股浪漫的魔力，可能是年少時看過電影〈再見列寧〉的情節，在記憶裡揮之不去吧。

這首歌詞跟柏林圍牆本身的故事一點關係也沒有，但也不能說是沒有關係，因為它就是一個巨大的意象，活在這首歌裡頭。

如同這張專輯許多提到無限迴圈的意象，牆的存在，就是一種無法超越只能回頭打轉的理由。我們總是給自己很多牆，或是被擋在很多人的牆之外。明明事情可能朝更好的狀況發展，卻被很多無奈的牆所擋住。歷史上柏林圍牆倒下的時候，若我們能閉上眼睛想像自己是那個年代環境的人，那是多麼令人激動的時刻。那麼，你有沒有能耐讓自己心中的

〈未了〉

牆倒下呢，有沒有勇氣去叩問別人建下的高牆呢，有沒有力量去抱著信念面對不被回應的挫折，等待著無法探知牆外情勢的時光呢？有沒有方法去解決反覆告訴自己別失望，卻無法欺騙自己不失望的迴圈呢。

我身邊有很多朋友，他們的愛很辛苦，因為感覺無法攤在陽光下，真正透氣，也不被理解或接受，甚至被認為是妖魔或病毒，殊不知這麼想的人，才是妖魔與病毒。這首歌，我想送給他們。但同時，其實也適於很多狀況。

你有自己牆外的風景，你或許也是別人牆外的風景。還有多少無法言說的秘密，在自己的牆之內。在這首歌，希望你可以找到自己的樹洞，放一些自己的秘密進去，在深夜大聲無懼地說給自己聽吧。

我從小就很喜歡希臘羅馬神話故事，但其中最吸引我的「神話」，卻是對抗神的「人的故事」。

這個故事的主角就是這首歌，甚至可以說是這張專輯的主角：薛西佛斯。關於他的神話通常篇幅不長，而且情節眾多，有的形容他只是巨人莽夫，有的說他生性狡猾，有的描述他因為智慧強大而被懲罰，有的借他壞在自信，有的批他太相信匹夫之勇，同一個主角，卻有多種解讀，看來這個人不簡單，他不像是一個人，而是人類的面面觀。

雖然這個故事普遍被認為是悲劇，可是我很喜歡這個故事，我不覺得是個悲劇。比起享樂卻又常因為享樂而爭奪，瘋狂逞私慾而互相戰鬥的眾神，我美好想像中的薛西佛斯是個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人，他是因為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才選擇反抗而受罰。而且在他日復一日的徒勞裡頭，似乎看到了我們大多數人的生活，徒勞，但不一定無功。

因為巨石在手上，雖然週而復始看似虛無，但也因為如此，命運是在他自己手上。總覺得最後薛西佛斯跟巨石已經是揉成一體了。若這是一種對生命的熱情，又有何不可呢。

曾看過這個神話有一個版本的結局是，薛西佛斯在週而復始的懲罰之中，逐漸不覺得那是懲罰，而從這重複的動作中，懂得欣賞每一步推動巨石時自己的姿態，每一個力度所展現的美，當他懂得欣賞這樣的自己時，巨石的詛咒竟忽然消失了。

我們在生活中遭遇著，感覺像是逃脫不出的困境，會不會是因為，我們只看到自己尚未擁有的，根本不懂從自己正經歷的，找出讓自己蛻變的能量呢；會不會是我們太常只抱怨別人的生活比較好，卻忽視了，唯一能讓自己更好的，還是得靠自己發現，還是得靠自己掙來呢。

還有另外一個神話，是關於普羅米修斯看到人類的生活，就決定從天上偷火給人類用，但被宙斯發現，於是被處以極刑：讓鷹鷲啄食他的肝臟，但每晚又會長出新的肝臟，接著，隔天再被啄食。一樣，反覆經歷這種痛苦。

我們常常拿出勇氣在面對每一天時，心情像不像是每天長出一顆新的肝臟，只是為了再度被啄毀呢。雖然糾纏而痛苦，但我們還是有能力再長出新的力量啊。



我非常喜歡阿龔為這首歌安排的音符，我們每個人，常常都像這首歌裡的音符，在巨大的交響樂中，淪為一個不和諧音。但是那些不和諧音，卻是最讓人著迷的地方。

你覺得自己是這世界上的不和諧音嗎？那或許，你正令人著迷，只是你自己尚未懂得看見自己，當局者迷。理解多少，誤解多少，都是人生。誤解也沒有不好，或許更美。

歌詞裡頭提到了過往哪些出現過的神話人物，呼應了哪些其他歌裡提到的誰的概念，就讓大家慢慢體會吧。雖然我們都是我們自己偏見的俘虜，我也習慣了評論者總是在作品裡找到更複雜的創作意圖或過度詮釋，哈，但我還是滿樂於看大家研究，分析這些歌，然後漸漸地，這些創作就已另一種模式成為了你們改造的創作，然後我也從你們改造的創作中，再創作了我自己的作品。評論者和作者常常相反，他們在作品裡找到的，不一是他們應該找到，或是能力可及的東西，而是他們樂於找到的東西。

但也無何不可，我喜歡這種詮釋下的另一種創作，與我創作對話的感覺。這不也是創作的無限迴圈嗎。

〈Must Keep Singing〉

錄好這張專輯後，每次聽到這首歌，就覺得，啊，實在太適合當最後一首歌了，但同時想到這首歌的凌亂情緒，時而激動，時而陷入夢幻，時而驚醒而崩潰，時而自欺而昏睡，最後，止於一個絕望頂點，冷冷而顛抖地接受一切，就覺得，結束在這首歌好像有點對不起大家。

但我非常喜歡唱完最後一句「dying」，停頓後，再揚起的旋律，那是貫穿這四張專輯的主題，聽到那裡，就覺得這一整張的迷惘或激昂，迷濛或憤慨，光明或黑暗，停滯在剛剛的心碎，都獲得重生了。這感覺，就是「未了」啊，人生再低潮，卻還有什麼在後頭等著呢。

不知道有沒有人在聽這張專輯時，一直在期待這四季主題旋律的出現，原來埋伏在最後，為每個不安也好、亢奮也好、激動也好、撫慰也好、混亂也好、痛快也好的心，蓋上一床安穩的被。阿翼精心撰寫最後一個，象徵來自東方的音符，好像將湧未及的日出一樣，隱隱約約，在目光所接處透著光。

這首歌寫好非常久了，是大三時的歌，後來也成了我畢業製作的一部份，當時，我也是把這首歌擺在最後一首。再困惑，再不知所措，再無法逃脫，有時候，我都只要keep singing or keep writing，就好像可以抽離了。一直以來，這真的都是我唯一的出口呢。我常常覺得，創作不是真的去發明什麼，那些情感，那些靈感一直都在某處，只是等著創作者去找到他。我的創作不是發明，只是將我發現到的，用我能力所及的方式表達而已。

我很感謝阿翼保留了我當初的demo裡彈的所有鋼琴、電鋼琴、鐵琴的音符（這次在鋼琴裡換我偷用了我喜歡的作曲家薩提的音符當作動機），那些像是樂曲裡的文字，音符也保存了我寫進歌裡的情感。此外更加入了畫龍點睛的弦樂，讓我總是在聽完整張專輯後，情緒還是漫綿不斷地延伸到無法描繪的彼岸。

蓋上這最後一床安穩的被，睡吧，在這首歌離去的，有一天會有其他走來的；黑暗之極，尚有微熾。接著，在〈融雪之前〉，你不用害怕醒過來。

Songs | 小威

〈Everyone〉

2009年12月3號的下午，我跟晔哲聊天聊到青峰，那時的青峰，心裡彷彿正承受著許多壓力，不管是練團後，或是演出完下了台的時候，他看起來異常憂鬱，對青峰我總是知無不言，那一天有些話卻突然在心裡語塞，回家的路上，我一邊開著車，一邊想起我們組團後青峰的轉變，從怯場要我來講話，蘇打綠一開始時期的青春叛逆，到現在的台風穩健，字字珠璣，我看著他轉變，希望能對他說些什麼鼓勵的話，於是當天晚上，我寫了這首〈Everyone〉。

〈Everyone〉這首歌原來的DEMO版本是很輕柔的，像是兩個好友坐在一起聊天那樣，分享彼此面對這個世界的態度，我喜歡那種小小的溫暖，後來我重新調整這首歌的歌詞，讓它成為可以對每個人說話，面對這個世界，我們都很習慣性先封閉自己，保護自己，其實，我們只要讓自己的心門更多打開一點點，學習傾聽這個世界的聲音，就一定會找到我們存在的意義，就像歌裡所說的：「Everyone can show you where to live.」你傾聽、吸收、然後反覆思考

，得到結論，再說出來告訴其他人，你把自己得到的結論分享給其他人，這個話語、或這個思想意念，就會帶有你的色彩，我鼓勵大家多多分享，所以才有了歌詞的最後一句：「Everyone should know we have to give.」

〈Everyone〉現在的編曲，是我最喜歡的版本，正面積極、勇敢果決，是我要透過編曲去輔助歌詞傳達的感覺，就好像面對這個充滿負面訊息的世界，我們需要很多勇氣，從生活中找尋能量養分，再傳遞出去。簡單來說，這首〈Everyone〉，說的就是勇氣！



〈地平線〉

地平線這首歌，就像我的大部分創作一樣，這是一首詩歌，我從不避諱我是個基督徒的身份，我覺得那是我創作的起源，我曾經過得很荒唐叛逆，憤世嫉俗，那些青春期的過往，都成就了現在的我，我很幸運，在我還沒有走得太偏的時候，是上帝救了我，這首地平線，寫的是從信仰中得到救贖、得到盼望、得到改變，歌詞裡面寫的，是我真實的感受。

以前我會一個人清晨騎車到海邊，只是為了看早晨的太陽從遠方海面的地平線升起，人家說黎明前的黑夜，最陰暗寒冷，直到太陽升起的那一刻開始，整個世界都溫暖了起來，在海邊你可以最深刻感受到那種視覺與感覺的變化，對年少輕狂的我來說，這樣的畫面很有安撫療癒的效果，隨著年紀漸漸長大，我去海邊的次數也少了，但那些隨著經歷漸漸累積在心裡的黑暗，還是在等待著生命的黎明給我溫暖，就好像回到最開始的單純一樣，雖然我現在清楚知道，生活本來就不是一件輕鬆的事，但是透過這首歌，我可以不斷找回最單純的自己，這首地平線，說的是希望。

Songs | 阿龔

關於〈我們不懂〉

作曲家 舒曼 (Robert Alexander Schumann, 1810-1856) 在1845年完成《A小調鋼琴協奏曲》，當時的他終於跟妻子克拉拉步入穩定的婚姻生活，也開啟了舒曼一半以上作品的創作之路。其後，舒曼在疾病纏身之下，一度想投入萊茵河自殺，被人救起之後，進入波昂的精神病院，於1856年逝世，享年56歲。

我在2002年選彈這首鋼琴協奏曲作為考試曲目，對於這個作品的喜愛至今不曾減少。也因為如此，閱讀了有關舒曼的生平，回想起其實國中的時候就跟同學一起演奏過舒曼的《鋼琴五重奏》，小時候甚至看過誇飾的作曲家漫畫，對於舒曼用繩子將無名指拉起與其他手指同高的畫面歷歷在目，長大後才知道，事實上他使用一個指力訓練器材過度才造成右手麻痺。舒曼不是得天獨厚的音樂家，並非從小就有優渥的環境，鋼琴也是20歲才開始學習，如此晚起步的可能性，連今日的我都可能會予以阻止。然而，事情的確也沒有逆境中求生存一般順利，妄加衝刺的結果導致身體承受不住，加上坎坷的愛情路途，在那段時間舒曼甚至藉由文學造詣，擔任音樂評論才能維持生計，一直到這首鋼琴協奏曲的出現才是明確的分界點。可是，這段成功也沒有維持很久，舒曼晚期深受精神狀態影響，跟他的家族一樣，無法享有長壽。

〈我們不懂〉這首歌曲的創作動機，最初來自於舒曼一度投河自殺的念頭。當然，無論是推測病毒侵襲、疲勞過度或種種理由，都無法得知真正的原因。然而，歷史上因身體狀況而導致壽命減短或精神失常的作曲家還真可列舉一二。有時我們實在無法想像，擁有那麼多美好且偉大作品的音樂家，怎麼可能只活在這個世界上三、四十年呢？



自從就讀台北藝術大學以來，我便傍水而居，時至今日亦然。曾笑說躺在床上看窗外就彷彿是躺在船上，順水而流。山水景色我獨鍾水，因為水若持續流動就好比鐘擺，一方面代表運轉中的生命，一方面又代表逝去的歲月。所以，一直想編寫關於水、關於河流的歌曲，許多嘗試之後，在〈我們不懂〉當中想像浸泡於水中的畫面。水能孕育整個地球的生命，卻也能奪走許多人類的性命。

常常有人說，當藝術家、或是擁有藝術家的性格，是高傲、是孤寂的。這雖然是個以偏概全的大略說法，但我並不否認。從小的每天練琴時間，長大後學校裡安排個人琴房，這些事情都是一個人完成的，學習音樂的夥伴都是如此。在舞台上多麼光芒四射的演奏家，他們都經歷比我更多的練習時間才值得擁有這些掌聲，下了舞台之後，如此的練習時光依然繼續。說難聽一點，也不是每個人都能當上演奏

家。只有享受孤寂，才能戰勝孤寂，卻又不表示能完成什麼亙古的作品。

自殺、河流、孤寂，是這首作品創作的基本要素。但是，並非這樣就變成了消極的作品。舒曼沒有因為精神狀態不佳而做出不合格的作品，正如當今有很多某部份生理屬性特別的演奏家們因為努力練習而有所成就。舒曼的投河自殺並沒有成功，臨終前，被病院隔離的他，終於與愛人克拉拉，以及他致力提攜的作曲家布拉姆斯見面。爾後，舒曼的作品持續由克拉拉演奏並發行，其名聲在音樂史上留下不滅的印記；布拉姆斯也成為一位成功的音樂家。我認為，這一切都是源自於對生命有所堅持的「希望」。

〈我們不懂〉編曲上一如我以往的作品，和聲變換頻繁、旋律起伏廣大。原本demo裡第一次電吉他間奏在這次的管絃樂版本當中，改為風格迥異、節奏輕快的管樂合奏，跟樂曲前後搖滾

編制產生極大落差，略帶有一絲詼諧的氣味。其實，這個手法在古典樂當中屢見不鮮。這種強烈對比好似協奏曲，鋼琴一個人獨奏完成後緊接著就是一段磅礴的樂團合奏，可能負責主題再現，也可能是情緒轉換。這是一個很普遍的定律，大概到20世紀，幾位來自俄羅斯的作曲家才拿來小開玩笑，用一些詭異的音堆來強調這邊有一個斷崖般的陷阱，注意安全，趕快煞車囉。

如前所說，因著「希望」兩字，這首歌曲無論是調性使用、和聲進行、旋律走向、甚至歌詞意境都是不斷堆疊向上的。這裡列舉兩例：

一、是歌唱旋律。在主題幾句「我們不懂這星辰」、「只陪伴一個人」的旋律走向都是往上，後面也形同洋流般轉來轉去，到了「請帶著我遍及失落」這一段，音域再次提高，直到回歸主題再現，利用整體轉調來達成全幅上行的目的。

二、是歌詞描述。睜開眼睛的時候發現自己沉溺水中，世界頓時轉成黑夜、趨於無聲。軀體順水流下，逐漸發現周遭都已經是冰冷的靈魂，只剩下星辰、剩下一個人。然而，噩夢開始蒸散，回到昨天（這裡代表過去的時間點）的時候，或許得到救援、又或許只是一場夢，接著脫離水面掉進時光隧道裡，目睹了天象的萬變。究竟是重生？還是想像？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舒曼的作品除了《A小調鋼琴協奏曲》，還有許多室內樂、藝術歌曲、鋼琴作品，至今仍被反覆演奏著。「直到醒了」，是我們每次演奏任何古典作曲家作品的感受，因為他們努力創作出好聽的音樂，至今也一直以音樂的模樣，甦醒在我們心中。

Songs | 家凱

在演奏這張專輯的時候，我會有一個想像，想像自己是一名生活在希特勒時代的猶太人，住在歐洲的某個小鄉鎮之中，而整張冬專輯的演奏過程，就是一個逃亡或是被捕捉的旅程，一首接著一首歌，看到不同的畫面，這些畫面可能來自於我以前看過的書或是電影，或是自己的想像，總之，這些是我在演奏時的心情，或許有些沒有辦法言喻，那可能是我表達能力的問題，你可以看看青峰的詞，搞不好你也會有跟我類似的想像和共鳴。

從〈痛快的哀豔〉開始，熱鬧的村子裡頭開始有了一些可怕的流言開始散佈，像是席捲黃昏的黑暗一般，村民開始討論這個話題，說著沒人能離開、沒人能例外，大家的害怕、慌張，隨著歌曲的進行，愈來愈高漲，節奏愈來愈激烈，情緒也愈來愈激昂，直到最後，曲終人散，夜幕低垂，但是害怕並沒有消失。

害怕的感覺，延續到〈對殺人狂指控〉，我們群聚在酒吧，討論著最近發生的事情，像是不遠的村落已經有愈來愈多人消失不見，「那個誰誰誰的哥哥被抓走了，還有那個誰的叔叔也是，甚至聽說連幼童和婦女也不放過」，這些傳言好像離我們很近，卻又好像很遙遠，酒吧內的霓虹燈讓這些傳言更加不真實，天色愈來愈晚，酒意也愈來愈濃。

黑夜將要離去，隨著〈地平線〉的前奏，透露了一絲曙光，好像昨晚那些可怕的傳言就只是傳言，相信著我們可以逃過這些，或是相信著未來還是有希望，或是我們可以坦然而平靜地面對接下來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事情是發生在前往集中營的火車上，〈我們不懂〉，不懂為什麼有人要對我們如此，不懂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不懂我們會被載到什麼地方、面對什麼樣的人，火車就是這樣狂奔著，經過白晝、經過黑夜，帶我們到了未知的地方，經歷不同的景色，有壯麗、有灰暗、有高山、有河川，最後抵達了一個黑矇矇的低方，那就是傳說中的集中營。

我們抵達了集中營，像是蓋世太保的〈博物館〉一樣，在這個地方沒有食物、衣物、沒有生活、沒有顏色，只是黑白地活著，只是一天又一天地活著，只能鑽進心中，記憶就開始變大，掉進自己的回憶之中，想起了某個人……

當集中營開始一早的集合時候，站在數以千計的人群之中，我抬頭看著天空，一瞬間身體的苦痛都不算什麼了，那一瞬間我的心靈好像是自由的，好像一隻老鷹在天空翱翔，像是我脫離了軀體，告訴自己，沒什麼，沒什麼的，這一切就在〈回車諾比的夢〉的音樂之中。

〈下雨的夜晚〉，地面濕淋淋的，結束了一天的工作，在小小的屬於自己睡眠的位置上，想起了被迫分開的另一半，心疼他受的傷、吃的苦，以及想念。

隔天，指揮官（他舉起右手點名），我們排排站好，戰戰兢兢，一個接著一個，排著隊，我們整齊劃一地走著，一個指令，一個動作，沒有人不服從，沒有人違抗，因為我們岌岌可危，他們似乎要做最後的肅清，不知道外面的戰事怎麼發展，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如何，只知道我們一個接著一個走進那個房間，那個很多人走進去就再也沒有出來的房間。

在戰爭的最後，我們鼓起勇氣做出抵抗、逃跑，每一個人人都展現了想活下去的欲望，當聯軍的坦克車和軍人進入集中營解放我們的那一刻，“Everyone can show me where to live”，彷彿有了活下去的勇氣和理由。

〈牆外的風景〉已經是當我們離開集中營之後的心情了，經歷了這一切之後，世界都變得不一樣了，那些斷垣殘壁或是那些曾經的美好，都已經離我好遠好遠，但是生命還未了，還是要面對接下來的人生，那些曾經的深刻或是留下的傷痛。

〈Must Keep Singing〉在Nalepa演奏時，我是坐在管絃樂團旁邊，拿下耳機聽著青峰、阿龔還有那數十人的樂團演出，我坐在舞台上，卻好像看著旁白在為這個故事下一個註解，做一個總結，我像是在台上，卻也像在台下欣賞著，就像我對冬專輯的幻想，好像是幻想中的一個角色，又好像是旁觀的旁白。

這次，整張專輯是一張十分有畫面的專輯。每一首歌曲的畫面，帶領著我進入不同時空以及場景。

〈博物館〉這首歌曲，是最清晰以及深入我腦海的一首歌。自己非常喜歡老舊的建築物、歷史性的藝術品、充滿故事的地方。從柏林居住的旅館，走不到20分鐘就可以走到著名的博物館島。看著眼前令人震撼的建築物，走進陳列各式各樣藝術品的廳廊，腦海中模擬著當初這世代的輝煌、藝術家嘔心瀝血的大作、所征服搜刮的珍寶。或許死亡不只是指肉體上死亡，對於曾經強盛的帝國、不可一世的國王、所有的豐功偉業，也都隨著時間而逝去。在我們還沒發明時光穿越機器前，也只能透過這些偉大的建築物、雕塑、壁畫等藝術品，作為管道地去想像。

Songs | 馨儀

人的腦海裡是否也同樣有著一座博物館？將人生所遇到的各種際遇、經歷都陳列在腦海中。有時候我看著博物館裡所陳列的一些作品，想破了頭也無法參透當初藝術家是為何而作？就好像對於自己曾經做過的一些讓人無法理解的行為，事過境遷，現在怎麼想，也不知道自己為何而做。但這些種種，也都成為腦海中的回憶。或許有一天，這些陳列在腦海中的事件，隨著不具意義，而深藏在回憶的深處。等到年紀漸長、回味以往人生時，發現腦海中陳列的作品，已越來越少。

能夠認清自己的信念、賦予每項行為意義，或許，會讓存在於腦海中的這些回憶，都成為一則一則，無可取代的故事，豐富了人生的博物館。

這次因為需要翻譯歌詞，有提早跟青峰、阿龔、小威先了解一下大概的創作內容，我自己覺得，小威的創作在《冬未了》裡是比較溫暖的部分，《地平線》和《Everyone》都給人信念、希望，算是冬天裡的太陽。阿龔的歌曲《我們不懂》，是我常常會不自覺哼起來就停不下來的歌曲，從2009年我們錄了這首歌的Demo之後，我就一直很期待這首歌，旋律很有阿龔慣有那種不知道在難什麼的安排，一旦學起來之後，就會深深印在腦海裡了。

青峰的創作在這張專輯裡，我自己分成了三種類型，一種是比較「殺」的，很有氣勢的那種，像是《痛快的哀豔》、《對殺人狂指控》、《他舉起右手點名》，這幾首歌曲演奏起來，或甚至單純聆聽，都會有一種「爽」感，配合著整個交響樂團，更帥！有時候都會忍不住連續放好幾次，聽完會想深深吸一口氣。《痛快的哀豔》的Demo是十幾年前我和青峰在我房間錄的，當時我把這首歌和《白日出沒的月球》歸為同一類，情緒起伏超大，好不容易沒有出錯地彈完一整首歌，我都要人格分裂了！

第二種是內心激昂的，有《下雨的夜晚》、《牆外的風景》這兩首描述比較多情感的，我又是常不自覺的不停哼唱《下雨的夜晚》，有時候聽著青峰唱到「下雨的夜晚，你的心，整個都摔碎了」，真的有種心真的碎了的感覺……

最後一種類型是「冷冷」的、很冬天的感覺，《博物館》、《回車諾比的夢》、《未了》、《Must Keep Singing》，我很喜歡《未了》，尤其是唱進了詞之後，這兩個寓言故事和這首歌，算是開啟了我近期對自己生活的反省。

Songs | 阿龔樂曲分析

《痛快的哀艷》

調性	拍號	速度	編制
A-flat Major	4/4	Allegro, 120	Full orchestra

《冬未了》專輯開門見山，即帶來完整的樂團大合奏。所有的樂器全用上，各式顫音，略帶詼諧、詭異的競奏。接著，由絃樂器奏出第一道以半音階組成的旋律。這道旋律在最初從demo編成搖滾樂團版本時，我在鋼琴上彈出，之後移植到管絃樂，就以半音階為概念展開，在許多歌曲當中也能聽到類似的半音階進行。

有朝一日，當你聽完整張專輯，通透歌曲創作動機、歌詞旨意、熟悉旋律，那麼，不彷將《痛快的哀艷》這首歌曲取出，並跟蘇打綠多年前的作品《城市》擺在一起連續播放。當你撇開詞面上的意義，或許能夠發現，我在編寫這首曲子的管絃樂譜時，常與《城市》有所呼應。最明顯的是銅管樂器的使用，有時作為結構上的強烈支撐，有時浮現擔任主要旋律。這些在以前曾經暗示、或是說沒得發揮的遺憾，這次全都盡情享用。

《痛快的哀艷》裡的管絃樂，立刻奪走本次最高難度 / 最怪創意兩大獎項，堪稱本人譜寫之史上最高難度。不過，有趣的是，這其實是許多作曲家的「通病」，在鋼琴上掃過一串音符後恣意寫下，移植給其他樂器的同時，覺得彷彿沒有很難哪！因此，抱持著作曲家性格，這次我毫不吝嗇記錄我在鋼琴上即興出來的音符，直接轉給絃樂器演奏。事實證明，匈牙利人與德國人的演奏之下，是可成立的！這段心得也帶給我一些啟發：有時譜面上的合理性比較難用眼光去判斷，在樂理的框架下總讓我覺得心有旁騖。然而，「譜寫」與「演奏」是相輔相成的，認真的對待總能帶來不同凡響的效果。這群歐洲人嚴謹並確實地面對我的樂譜，奠立了我寫下這些音符的決心，也對自己頭腦裡的構想更有自信。

《對殺人狂指控》

調性	拍號	速度	編制
G-sharp Minor → E-flat Major	4/4	Andante, 70	Full orchestra

本作品管絃樂譜，由Robin Hoffmann編寫。

專輯的第一首歌曲展示了各式各樣全滿的技能點數之後，第二首便採取委託創作的方式。並非我已經沒招了（笑），在早期編曲之際，《回車諾比的夢》與《他舉起右手點名》也曾在委託創作的名單之內，後來，因為我的時間允許，就只給出《對殺人狂指控》。

會選擇這首作為委託德國人創作的的原因，是因為稍帶藍調風格的音樂類型我比較不擅長，錄製鋼琴的時候就已經碰到瓶頸。好在，我們先有豐富的吉他演奏，讓我的鋼琴合理度提升、也更具意義，接著Robin加入管絃樂，除了凸顯歌曲原貌，也讓我學習管樂寫法、節拍轉換，以及在自由度與規律性之間取捨的方法。

我很喜歡這首管絃樂裡六連音的編寫。在我以往的樂譜裡，六連音也屢見不鮮，但是這首在調性轉換、歌聲同時並存的條件下，連續演奏的音符各有各的顏色，卻又潑灑在灰色的牆面上，呈現出多彩但不繽紛的清澈感，維持了四小節之後嘎然而止，轉為貓步般的神秘撥絃，同時，由木管樂器帶來輕快的獨奏。

以上我所提出的這些特色，也能在我製作的《Ode to Winter》的《Weird Cat》曲目裡，更清楚地聽到。

Concert Score

02 WEIRD CAT

Intro

♩ = 70

SODAGREEN

Arr./Orch.: Robin Hoffmann
emotion score 2015 Berlin

The musical score is arranged in a standard orchestral format. It begins with an 'Intro' section at a tempo of 70 beats per minute. The score is divided into four measures, with measure numbers 1, 2, 3, and 4 indicated at the bottom. The instruments listed on the left are: Flute (1 and 2), Oboe (1 and 2), Clarinet in Bb (1 and 2), Bassoon (1 and 2), Horn in F (1 and 2), Horn in F (3 and 4), Trumpet in Bb (1 and 2), Trombone (1 and 2), Bass Trombone, Tuba, Harp, Voice, Electric Guitar 1, Electric Guitar 2, Piano, Bass Guitar, Drum Set, Violin I (14), Violin II (12), Viola (10), Violoncello (8), and Contrabass (8). The score includes various musical notations such as notes, rests, and dynamic markings.

1

2

3

4

《地平線》

調性	拍號	速度	編制
B Major → D-flat Major	4/4	Allegretto, 98	Full orchestra

提到《地平線》這個作品，我每次都重複說著：編寫這首管絃樂譜，剛好是小威在錄鼓的時候唷！當他打到第一次副歌（Chorus）的時候，我的腦海同步浮現一條平行旋律，接著整首樂譜的架構確認，便一路編寫到完成。

小威的作品常讓我有很大的空間可以重新改編（砍掉重練），產生截然不同的風格，從《四季狂想》、《控制狂》、《說了再見以後》一直到這首和《Everyone》皆如此。在《冬未了》專輯當中，我賦予小威的兩首作品相當強烈的前奏。首先是《地平線》，由小喇叭（Trumpet）吹響猶如喪鐘的旋律，濃縮了我對軍事電影的想像，每當夕陽斜下，佇立在不知勝敗的沙場上，耳際就會出現這段旋律。我原封不動的將這層想像搬過來，融入地平線的畫面當中。

這首歌曲的音域不算太廣，音程卻跳來跳去。或許那一天，我是旁觀者吧！聽著小威修改當中的鼓聲、搖滾樂器編曲、以及歌聲，解讀完整的剖面之後，那些用來穿梭的音符們就自己跳出來了。快速的記錄下來，尚未調整，發現幾乎所有的音程都沒有違規，一切剛好置放在歌聲當中。這一段難得沒有絞盡腦汁硬擠出來的音符，是我這回最珍惜的一件禮物。

另外再提，本作中的鋼琴技巧，來自電影音樂大師 Thomas Bergersen 的作品《Remember Me》，持續演奏十六分音符並隨之順降，添加了一股回憶的感觸。對於這個感覺念念不忘，便加注在我的鋼琴演奏當中，與大家分享。

Concert Score

03 Horizon

SODAGREEN
2015 Berlin

2 Flutes *mf* $\text{♩} = 98$

2 Oboes

2 Clarinets in Bb

2 Bassoons

4 Horns in F *mf* $\text{♩} = 98$

2 Trumpets in Bb

1st Trumpet in Bb

2 Tenor Trombones *p*

Tuba

Voice

Electric Guitar 1 *clean, melodic solo*

Electric Guitar 2

Piano *p*

Bass Guitar

Drum Set

1st Violins *p* $\text{♩} = 98$

2nd Violins *p*

Violas *p*

Violoncellos *p*

Contrabasses *p*

1 2 3 4 5 6 7 8

《我們不懂》

調性	拍號	速度	編制
B Major → D Major → E Major	4/4	Allegretto, 100	Woodwind section / Full orchestra

對於這首我本號稱「人生當中的最後一首詞曲創作」，原本想說全權交由搖滾編曲就好。在2009年與蘇打綠製作的demo裡，間奏由電吉他主導，不斷堆砌上去，磅礴氣勢直到結束。這首歌的速度很快，最早我自己唱demo，除了唱不上去，還完全喘不過氣來。

這次加入兩段迥然不同的管絃樂間奏，不只風格，連調性也大不相同。第一段靈活運用巴松管來營造愉悅的氣氛，再以小喇叭作為銅管獨奏、豎笛（Clarinet）作為木管獨奏，兩者齊奏主題旋律，調和多彩的聲響。體積較大的銅管樂器當作基底，其餘的木管樂器恣意在天上飛翔。這一段創作動機，源自作曲家久石讓《天空之城》開場曲裡，開頭大約只有四小節，緊接於豎琴之後的一小段木管重奏。我採用類似的節拍、配器，並以小喇叭為主奏，利用這八小節，表達我對久石讓音樂的喜愛。

第二段管絃樂間奏，擔任了轉調的功能，與鋼琴產生小協奏的效果。在我的demo當中並沒有這一段。這次擴充為十個小節的間奏，讓整個樂曲的結構多了一次起伏，非常多變。

《我們不懂》這首作品可說是我多重轉調生涯創作手法的結束。歌曲以「B大調」開頭，隨著歌唱逐步轉調，第一次副歌（Chorus）的時候，才落到基本調性「D大調」。到了橋段（Bridge），利用「B大調」的衝突，產生瞬間位移的效果，幾經轉折之後回到副歌，進入第二段管絃樂間奏，上升至「E大調」，直到歌曲結束。我最喜歡的轉調有兩次：第一次是兩次主歌（Versus），即使旋律相同，卻在不同的調性上，有幾個旋律必須偷偷微調，不能有太明顯的轉折。第二次，則是接進橋段的瞬間，經過的四個和弦是：DM→cm→FM→BM，看起來完全不合理的設計，解套方法就是在各個和弦中找出連接的音，分別是：D→E^b→F→F[#]，配合氣勢一路往上的概念，音階採取上行，再也令人無法回頭。

Concert Score

04 We Don't Understand

SODAZINE
2015 Bank

2 Flutes $\text{♩} = 100$

2 Oboes

2 Clarinets in Bb

2 Bassoons

4 Horns in F $\text{♩} = 100$

2 Trumpets in Bb

2 Tenor Trombones

Tuba $\text{♩} = 100$

Timpani

Bass Drum

Voice

Electric Guitar 1

Electric Guitar 2

Piano

Bass Guitar

Drum Set $\text{♩} = 100$

1st Violins

2nd Violins

Violas

Violoncellos

Contrabass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Voice $\text{♩} = 100$

E. Git. 1

E. Git. 2

Pno.

Score Preparation by emulianmusic

《博物館》

調性	拍號	速度	編制
G Major	2/2	Adagio,64	Vibraphone

《博物館》由鐵琴伴奏，是唯一出動單項古典樂器的歌曲。在這個作品裡，我擔任電鋼琴演奏，營造虛渺的氛圍。

在布達佩斯錄音的時候，這首歌曲是沒有管絃樂譜的。不過，2015年3月的Nalepa Live演出，樂譜協力製作David，幫指揮與我準備了記錄電吉他、貝斯、鼓與歌聲的總譜，這是我第一次閱讀同時擁有古典與當代樂器的樂譜，況且，不只這一首，每一個作品都記錄了所有樂器的演奏，相當用心。

Concert Score

NO PRECOUNT
 (Music starts in Bar 1)
 2/4 = 120

05 Museum

Intro

SODAGREEN
 2015 Berlin

Vibraphone
 Voice
 Electric Guitar 1
 Electric Guitar 2
 Piano
 Bass Guitar
 Drum Set
 Pad (Noise)

1 2 3 4 5 6 7 8

Vb.
 Voice
 Pno.
 Synth.

9 10 11 12 13 14 15 16

Vb.
 Voice
 Pno.
 Synth.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回車諾比的夢》

調性	拍號	速度	編制
A-flat Major	4/4	Adagietto,66	Brass section

前文提到，這首歌曲的管絃樂譜原先是打算委託創作的，印象中也有另一個選項是不用編寫。但，或許是心裡面有種想嘗試銅管合奏的念頭，某一天在錄音室開啟電腦模擬的音色出來彈，沒想到彈了一次就定案了。於是，這首歌曲便成為專輯中兩首先以模擬音色試彈再寫譜的案例之一。

強烈的銅管音響能帶來高亢的精神，描繪戰爭、嘉年華會那些猶如希望號角的場面，更少不了銅管樂器的出現。我想，那些在很多電影裡面都可以聽到了。在此，我選擇了另一種呈現方式，讓銅管樂器在《回車諾比的夢》裡面，溫柔地輕撫般，圍繞在耳邊。於是，低音號（Tuba）、長號（Trumbone）負責和弦伴奏，法國號（French Horn）在間奏擔任主旋律。

這個編制在以往蘇打綠的歌曲中都沒有出現過喔！敬請慢慢品味。

Concert Score

06 I Won't Hurt You

SODAGREEN
2015 Berlin

4 Horns in F

1st Tenor Trombone

2nd Tenor Trombone

Bass Trombone

Tuba

Voice
Aufmerksamkeit steht nur in Perfekt, nicht in Sinnen

Piano
P

Bass Guitar

Drum Set

1 2 3 4 5 6 7 8

HL (F) 1-4

Tpt. 1

Tpt. 2

B. Tpt.

Tbn.

Voice

Pno.

Bass

Dr.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下雨的夜晚》

調性	拍號	速度	編制
A-flat Major	4/4	Adagietto, 68	Full orchestra

《冬未了》這張專輯的管絃樂團，幾乎都是「通透伴奏」。也就是說，除了《我們不懂》、《博物館》、《回車諾比的夢》是各個段落穿插伴奏，其餘曲目從頭到尾都有管絃樂團演奏。再者，除了《未了》與《Must Keep Singing》，管絃樂都擔任了樂曲的開頭。在這首《下雨的夜晚》，以豎琴（Harp）開場，增添許多煙雨迷濛的異國夢幻意象。

從早期的《空氣中的視聽與幻覺》開始，我便嘗試加入絃樂伴奏。時至今日，超過十年。不過，我慣用的寫譜技巧，要從《小情歌》開始算起，之後在《陪我歌唱》、《幸福額度》，到本張專輯《地平線》與《下雨的夜晚》裡出現。這個技巧，開玩笑來講這是一個防無聊的裝置，嚴格說起來是需要嚴謹的對位才能不踰矩的寫作方式。這是一個與歌者同步吟唱的概念，大多以絃樂呈現，通常在副歌（Chorus）演奏。這項技巧最忌諱的是喧賓奪主，如果這個情況出現，多半是對位法出錯了（或沒學好）。所以，歌者擁有美好的旋律搭配言語，樂團也有美妙的旋律襯托歌者，是一些看似平行線，實則產生很多波浪的錯綜線條。

為了讓上述的這些「線條」更明顯，我特地強調這首歌曲的絃樂，置入《冬之頌》鋼琴協奏曲的第二樂章當中。

在編寫這首管絃樂譜之前，接獲青峰的訊息，希望能有一首歌曲以豎琴伴奏。後來我選擇了這首作品，並讓豎琴的琶音概念，在鋼琴、木管樂器上以快速音群的方式表現。尾奏的部分，優雅的長笛奏出一串旋律，可能是這張專輯最明顯的長笛演奏。

Concert Score

07 Raining Night

SODAGREEN
2015 Berlin

Intro $\text{♩} = 68$ A1

2 Flutes

2 Oboes

2 Clarinets in Bb

2 Bassoons

$\text{♩} = 68$

4 Horns in F

2 Trumpets in Bb

2 Tenor Trombones

Bass Trombone

Tuba

NO TIMPANI

Vibraphone

Harp

NEW PASSAGE (Bar 6/9/12)

Voice

Electric Guitar

Piano

Beas Guitar

Drum Set

$\text{♩} = 68$

1st Violins

2nd Violins

Violas

Violoncellos

Contrabasses

1

2

3

4

5

6

《他舉起右手點名》

調性	拍號	速度	編制
D-sharp Minor	4/4	Allegro, 118	String+Brass section

《他舉起右手點名》這首作品本來也希望委託創作，後來是運用電腦模擬音色彈完之後編寫樂譜。或許可以與其他作品比較，看看我在電鋼琴上彈出來的內容，跟我在辦公桌想出來的有什麼不同！個人覺得是直覺與否的差異，電鋼琴上彈出來的比較縱向思考，先以正確的伴奏為主，然後加入一些裝飾音；書桌上想出來的則是橫向思考，同一時間要分配好所有樂器演奏的聲部。前一首《下雨的夜晚》縝密的在桌上思考，各種對位互相成立；而《他舉起右手點名》就以規律進行的和弦為主，再加上我即興彈奏的各種旋律。到了寫譜的階段，再根據樂理將我所彈奏的聲部合理分配給樂器演奏。

我很喜歡蕭士塔高維契這樣的俄系作曲家。從俄羅斯來的交響樂團，其銅管必如銅牆鐵壁，除了各種艱難的技巧，也常挑戰各個音樂廳的音響極限。這次，我把這個概念加諸在《他舉起右手點名》這首歌曲當中，在樂曲後段出現的銅管演奏，與《回車諾比的夢》完全不同，音量龐大、聲勢隆重。這裏有一個小提示，編寫銅管樂器的時候，活用三、五、六、八度音程是基本條件（而不是讓他們都吹同一個音）。樂曲的尾段加入絃樂的進行曲伴奏，表現出非常雄壯的一面。

特別提一下，這首作品在流行曲式當中歸類於“shuffle”，在古典音樂裡面並沒有這個類別。對我而言，“shuffle”介於三連音與四連音之間的模糊地帶，重視「搖擺」的感覺比確實的切分節奏來得多。歌曲當中有一段主唱是三連音，小提琴則是附點八分音符加上十六分音符。這兩種音符，一個是三分法，一個是四分法，完全不一樣。為了體現這個區別，我把這個概念在《冬之頌》鋼琴協奏曲第三樂章之中擴展，帶來了一大段三分法與四分法的演奏。

有一天在布達佩斯，分別由兩位音樂家來擔任樂團首席，早上是高挑的女演奏家，下午是略帶粗獷的男演奏家。在這首歌曲當中有一段小提琴獨奏，最終收錄的是女演奏家的版本，她的詮釋跟譜面相似，完美且忠實的演出由低至高、由三連音至十六分音符的密度改變。印象中，男演奏家的演奏多帶一點自由度，最後因為樂曲架構的關係，獨奏完畢緊接銅管合奏，所以選用了女演奏家的詮釋。幾個月後，這段旋律交到德國演奏家手中，呈現完全不同的樣貌，這裡就不再以文字敘述，有機會大家可以針對這個片段做比較。

Concert Score

08 The Place We Live

♩ = 118
(100%)

SODAGREEN
2005 Berlin

4 Horns in F

1st Trumpet in C

2nd Trumpet in Bb

2 Tenor Trombones

Bass Trombone

Tuba

Voice 1

Voice 2 and Voice-Chords

Electric Guitar 1

Electric Guitar 2

Bass Guitar

Drum Set

♩ = 118
Layer 1 = first recording

Violin-Solo
Layer 1

Layer 2 = second recording

1st Violins
Layer 2

2nd Violins
Layer 2

Violas
Layer 2

Violoncellos
Layer 2

1st Violins
Layer 1

2nd Violins
Layer 1

Violas
Layer 1

Violoncellos
Layer 1

Contrabasses
(Layer 1)

1 2 3 4 5 6 7 8

《Everyone》

調性	拍號	速度	編制
A Major	4/4	Allegro, 120	Full orchestra

電影音樂大師 Thomas Bergersen 這次給我的靈感，不只在《地平線》上讓我學以致用，到這首《Everyone》，我完全濃縮他的作品聽後感，想像每部電影幾乎都有的城市、大自然、荒漠空拍鏡頭，閉上眼睛，將出現在腦海中的音符一個一個寫到五線譜上，完成22個音符之後，加入一句歌曲中的主題，處理一下和弦與和聲，便大功告成。

《Everyone》的開頭樂段，是我這次編寫所有管絃樂譜，最珍貴、最驕傲的一個片段。因為，它太好聽了。

《Everyone》的管絃編曲，也有相當份量的銅管，出現在間奏、尾段當中。但是又跟《他舉起右手點名》裡俄式的鋼鐵成分不同，在這個作品當中，就屬於嘉年華遊行的形式，給人歡樂、躍動的感受。這份氣氛，除了是前奏的延續之外，也帶出中段間奏利用《快樂頌》（Ode to Joy）為主題的理念來進行擴充。多說幾句，銅管寫作的方式依然利用五度、八度來堆砌就可以，《他舉起右手點名》是升D小調，《Everyone》是A大調，關鍵就在大、小調的給人感受完全不同罷了。

這首歌曲的鋼琴，從中後段開始重複一個四小節的動機。這個形式，與間奏取樣《快樂頌》重複C[#]、D、E三個音的方法相同，是「極簡音樂」（minimalist music）手法。極簡音樂著名的作曲家如也有許多電影音樂作品的菲力浦·葛拉斯（Phillip Morris Glass, b.1937）。當然，正統的極簡音樂應該會持續這些反覆音至少十分鐘以上，在流行編曲當中不可能完全臨摹，所以我們多半是運用這些概念，來為編曲增色。

Concert Score

09 Everyone

SODAGREEN
2015 Berlin

2 Flutes $\text{♩} = 120$ (rit.)

2 Oboes

2 Clarinets in Bb

2 Bassoons

4 Horns in F

2 Trumpets in Bb

2 Tenor Trombones

Bass Trombone

Tuba

Timpani

Bass Drum *mf*

Tambourine

Harp

Voice

Electric Guitar 1

Electric Guitar 2

Piano

Bass Guitar

Drum Set

1st Violins $\text{♩} = 120$

2nd Violins *mf*

Violas *mf*

Violoncellos *mf*

Contrabasses *mf*

1 2 3 4 5 6 7 8

Score Preparation by emotionscore

《牆外的風景》

調性	拍號	速度	編制
E Major	4/4	Moderato, 84	Full orchestra

《冬未了》專輯當中的管絃樂編曲，有兩首血統蠻相似的，分別是《下雨的夜晚》與《牆外的風景》。雖然整體呈現的風格不太一樣，但都是豎琴開場、絃樂演奏平行旋律線、琳琅滿目的木管音符，不過這首曲子的銅管更多些，基本節奏的採用也較為沉重。我希望用以下幾種方式，從音響來表達「圍牆」這個意象，開頭的合奏就獲得全部展現：

第一種方式，是小提琴、中提琴在前奏、副歌不斷演奏的旋律，速度不快，格局方正，由二分音符與四分音符組成，幾乎沒有什麼變化，音程也沒有大幅度跳進。這是為了表現圍牆頂段綿延不絕的長度，整個旋律侷限於中高音域，象徵著圍牆其實並沒有到高聳入雲那麼誇張。

第二種方式，是大提琴與低音大提琴不斷重複，由八分音符與十六分音符組成的律動式節拍。這是為了體現底下浮躁的人群們。這些音符的音程更加侷限了，只有四到七度不等，聽起來像重複著某件事，不像在伴奏，卻又兼顧和弦改變的功能。也可以解讀成七嘴八舌討論著的人們，稍微帶有一點焦慮的感受。

第三種方式，我讓木管樂器添加稍嫌過多的快速音群，從間奏開始就再也沒停止過，各種演奏方式都有，卡農、輪奏、甚至副歌旋律都有參與。這些代表的是圍牆上各式各樣的作畫與塗鴉，實在太多色彩了，藉由木管樂器家族營造目不暇給的觀賞過程。

順道一提，這首歌曲是本次管絃樂譜編曲當中，唯一以恢弘氣勢導出結尾的曲目。以前蘇打綠有一首歌曲《御花園》，偷偷用上舒曼的鋼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結尾（調性一樣是A小調），那時就覺得蘇打綠大概是唯一能使用古典音樂方式做結尾的樂團，這個想法到現在仍然保持著，於是就完整呈現在《牆外的風景》這首作品上面了。

Concert Score

10 Scenery Outside The Wall

SODAGREEN
2015 Berlin

2 Flutes

2 Oboes

2 Clarinets in Bb

2 Bassoons

4 Horns in F

2 Trumpets in Bb

2 Tenor Trombones

Bass Trombone

Tuba

Timpani

Harp

Voice

Electric Guitar

Piano

Bass Guitar

Drum Set

1st Violins

2nd Violins

Violas

Violoncellos

Contrabasses

1 2 3 4 5 6 7 8

《未了》

調性	拍號	速度	編制
G-sharp Minor	4/4	Moderato, 70	String section

《未了》是本張專輯主軸，也是我的飛機亂流之作。

《未了》是我唯一在辦公桌以外的地方寫作的歌曲。

《未了》是我編創絃樂歷程當中最深度的一首樂曲。

在專輯的第一首歌曲開場之際，我宣稱《痛快的哀豔》拿下最高難度 / 最怪創意獎項，此時此刻，《未了》則奪下最高技巧 / 最怪音域兩個獎項。《未了》採用單純的絃樂團寫作，在編寫開始之際，我便訂下以目前習得中提琴的技能為目標，真正具備古典與流行音樂元素的絃樂演奏為終點，學術性無上限、非調性可使用的範圍之內來進行寫作。所以，《未了》的絃樂演奏，除了擔任伴奏角色以外，也可以單獨拿出來，成為一個完整的演奏篇章。這個概念，不容忽視的同時收錄在《冬之頌》裡面的第五首《Cold Star》。呼應歌者的優美旋律，絃樂器每個聲部片刻不得閒。為了加進前所未聞的非調性音符，所有的音階先以正常打底，再加入偏離調性的幾顆音符修飾，添加完成之後，對位到另一個聲部，再做一些不同的變化。如此，每一個音階擁有各自的特色，有以半音階為主軸的、也有全音、半音交錯的。在這首歌曲裡面譜寫的每一種音階，都代表我某段學習歷程，即使有幾顆偏離軌道，但每串音階的結尾，一定回到合理的盡頭。這是和聲學上一個很重要的「和聲解決」的概念，殊途同歸的意象，代表著每一種嘗試都是有可能的，只要有一個明確的目標。

音階之外，下一個詞彙就是琶音。巧妙的是，琶音這個音型，在這個作品當中是由歌者擔任。仔細聽，每一段副歌都由下降的四個音開始： $G^{\sharp} \rightarrow D^{\sharp} \rightarrow B^{\sharp} \rightarrow G^{\sharp}$ （我比較偏好解讀為 $A^{\flat} \rightarrow E^{\flat}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A^{\flat}$ ），除了具備情緒起伏的眾多關鍵，還很難唱！因此，我在副歌部分，編寫慢速的絃樂，另成一道輔佐的旋律，相互輝映。繁複的音符當中，依然加進了些許巧思。讀者們應該知道，絃樂團的編制是，小提琴在左邊，中提琴在中間（偏右），大提琴與低音大提琴在右邊，這是我們所看到的。在激烈的橋段（Bridge）之前，我讓這幅畫面聽覺化，以中提琴作為轉換媒介，演奏四小節能讓聽覺左右替換的有趣技巧。我很喜歡現場演奏的絃樂「撥絃」，每一次撥絃的聲音出現，心裡會糾結一下，彷彿來到魔法世界，有種冷冽的感覺。你是不是也這樣覺得呢？

Concert Score

11 Cold Star

SODAGREEN
2015 Berlin

Tempo: ♩ = 70 (rit.)

Score for measures 1-8:

- Voice:** Melody line starting at measure 5.
- Electric Guitar 1:** Rhythmic accompaniment with *p* dynamic.
- Electric Guitar 2 Effect:** Rhythmic accompaniment with *p* dynamic.
- Piano:** Rhythmic accompaniment with *p* dynamic.
- Bass Guitar:** Rhythmic accompaniment with *p* dynamic.
- Drum Set:** Rhythmic accompaniment with *p* dynamic and a *crash* at measure 5.
- 1st Violins:** Rhythmic accompaniment with *p* dynamic.
- 2nd Violins:** Rhythmic accompaniment with *p* dynamic.
- Violas 1:** Rhythmic accompaniment with *p* dynamic.
- Violas 2:** Rhythmic accompaniment with *p* dynamic.
- Violoncellos:** Rhythmic accompaniment with *p* dynamic.
- Contrabasses:** Rhythmic accompaniment with *p* dynamic.

Measures 1 through 8 are indicated at the bottom.



Score for measures 9-15:

- Voice:** Melody line continuing from measure 5.
- E. Gtr. 1:** Rhythmic accompaniment with *mp* dynamic.
- E. Gtr. 2 FX:** Rhythmic accompaniment with *mp* dynamic.
- Pno.:** Rhythmic accompaniment with *mp* dynamic.
- Bass:** Rhythmic accompaniment with *mp* dynamic.
- Dr.:** Rhythmic accompaniment with *mp* dynamic, including a *+Snare* section and a *NEW PASSAGE* starting at measure 13.
- 1st Vics.:** Rhythmic accompaniment with *mp* dynamic.

Measures 9 through 15 are indicated at the bottom.

《Must Keep Singing》

調性	拍號	速度	編制
D Major	3/4	Allegro, 112	String section + Vibraphone

《冬未了》專輯來到尾聲，出現了確實引用古典音樂的範例，來自於薩提（Erik Satie, 1866-1925）的吉諾佩第一號（Gymnopedie No.1）。不過，在歌聲進來，隨後進行至鐵琴與絃樂合奏，逐漸只剩下伴奏引用薩提的動機，其餘的面貌都是嶄新的。

我在《Must Keep Singing》的管絃樂編寫上比較特別一點，寫了一部分之後，用鋼琴錄製中後段的絃樂，隨興演奏之後，再去蕪存菁，留下流暢的旋律。這個寫作方式在後期寫作的時候才用上，覺得蠻創新的，隨興演奏（也可說是亂彈）的當下，會避免腦海中常出現的慣用手法，事後再進行二次挑選，可以調換順序，拼組成新的樂句。最後，這首常見的三拍子歌曲、耳熟能詳的伴奏，剩下的就是別具特色的音符了。這種半隨興、半嚴謹的寫作方式，之後我還會繼續採用。

Concert Score

12 Must Keep Singing

SODAGREEN
2015 Berlin

Concert Score for "12 Must Keep Singing" by Sodagreen (2015 Berlin). The score is in 3/4 time with a tempo marking of $\text{♩} = 112$. The instrumentation includes:

- 2 Flutes
- 2 Oboes
- 2 Clarinets in Bb
- 2 Bassoons
- 4 Horns in F
- 2 Trumpets in Bb
- 2 Tenor Trombones
- Bass Trombone
- Tuba
- Vibraphone
- Harp
- Voice
- Piano
- 1st Violins
- 2nd Violins
- Violas 1
- Violas 2
- Violoncellos
- Contrabasses

The score shows the first 16 measures of the piece. The Piano part features a melodic line in the right hand and a harmonic accompaniment in the left hand. The string section and woodwinds are currently silent.

Continuation of the score, showing measures 17 through 24. The Voice part is active, with lyrics in Chinese characters. The Piano accompaniment continues with a steady harmonic rhythm.

Measures 17-2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四季主題尾奏》

調性	拍號	速度	編制
D Major	3/4	Allegro, 112	Full orchestra

大家應該都記得，我們的「韋瓦第四季計畫」，有一個主題旋律，具有六個音的下行音階。這次，這個重責大任，交由管絃樂團演奏。我最初只想要讓每一組樂器們各自登場一遍。首先，絃樂器（小、中、大、低音大提琴）；再來，木管樂器（長笛、雙簧管、豎笛、巴松管）；然後，銅管樂器（法國號、小喇叭、長號、低音號）；最後，短暫的合奏，帶入最後一個長音。

這段尾奏，在很短的時間就完成，主題旋律以三拍子呈現的面貌也有別於之前的春、夏、秋專輯。反覆提醒六次之後，第七次蕩漾於神奇和弦之上：這是一個G和弦，沒有回到原先的D大調主和弦上面，卻結束在四級，完全符合專輯「未了」的精神。事實上，這一小段尾奏從來沒有回到主和弦上面過，尾奏一開始就鋪陳「未了」的情緒。然而，光靠這一點，只達成一半的任務。

如果你很有耐心，願意挑戰聽覺的極限，那麼請聽到專輯的最後一刻、最後一秒，大提琴默默做了移動，演奏出一個E音。此時，和弦變成一個帶有六度音的結構，再仔細聽：低音大提琴的G音為「宮」，第二小提琴的A音為「商」，第一小提琴的B音為「角」，中提琴的D音為「徵」，大提琴的E為「羽」，組合起來，形成一個由五聲音階「宮商角徵羽」堆砌出來的完美和弦。

這是因為，我們是來自東方，來自台灣的蘇打綠樂團，與西方的你們，歐洲人所組成的交響樂團，一起演奏、歌唱《冬 未了》這張專輯。

30
12 Must Keep Singing
Concert Score

GENERAL BREAK
TRUMPETS

CLARINETS

Fl. 1,2

Ob. 1,2

Cl. 1,2

Bsn. 1,2

Hrn. (F) 1-4

Trpt. (B) 1,2

Tbn. 1,2

B. Tbn.

Tba.

Vib.

Hp.

Pno.

1st Vln.

2nd Vln.

Vla. 1

Vla. 2

Vcl.

Chb.

204

205-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冬之頌》

龔鈺祺 第一號鋼琴協奏曲

第一樂章

調性	拍號	速度	靈感
B Major	4/4	Allegro Moderato	Horizon

第二樂章

調性	拍號	速度	靈感
A-flat Major	3/4	Adagio	The Dream Of Going Back to Chernobyl & Raining Night

第三樂章

調性	拍號	速度	靈感
D-sharp Minor	3/4	Allegretto con anima	He Raised His Hand to Make A Roll Call

第四樂章

調性	拍號	速度	靈感
A-flat Major	3/4	Allegro con brio - Allegro Maestoso	Violently Sad and Beautiful

「全作品來自《冬未了》專輯主題改編。」

“All arranged from the themes of Winter Endless album”

Allegro ♩ = 98



Allegro ♩ = 98







Orchestra

匈牙利-布達佩斯

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Franz Liszt, 1811-1886）著有《匈牙利狂想曲》，德國作曲家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 1833-1897）則有《匈牙利舞曲》。讓我們回想一下兩個著名片段：一是《第二號升C小調匈牙利狂想曲》，一是《第五號匈牙利舞曲》。我覺得匈牙利作品帶有相當程度的威武與衝擊性，狂想曲的手法在絢麗艱澀的技巧之上還有豐富的旋律與和聲；舞曲則根據旋律帶動起硬派節奏，既沒有圓舞曲的圓滑，也沒有嘉年華般的動感，可是一樣能使人愉悅，有些表演者還以創意來詮釋這些共同語言來令觀眾會心一笑。

初踏布達佩斯這個城市，我們有一天的空檔瀏覽。最快速的印象，布達佩斯就是布達（Buda）加佩斯（Pest），分隔兩地的河流就是多瑙河（所以我腦海裡無法停止藍色多瑙河的旋律）。對於許久未踏上歐洲陸地的我，非常興奮，還在錄音的前一天到歌劇院聆賞近五個小時華格納歌劇《唐懷瑟》。

進行這次工作的錄音室是一棟看起來頗有年紀的建築，果不其然，錄音師與工程師看起來也都經驗老道，頗有威嚴。好在與我們聯繫的是位年輕人。他們的外表都很符合我想像中的日耳曼民族，身材高大、鼻子挺拔。在這之前，除了沒有看過，我還真的沒有聽過匈牙利人演奏古典音樂。

大約在2014年9月，我開始進行為期三個月的樂譜寫作。比照上班族，進公司便打開電腦、開啟五線譜軟體，接著一整天就與音符們乾瞪眼。藉著便利的科技，我能夠寫了一段之後，讓電腦模擬音色播放給我聽，通常我就利用這段時間糾錯認真覺得，以前的作曲家們沒有即時聆聽的工具，頂多用鋼琴彈奏總譜，管絃樂配置的一切都在腦中佈局，真是相當困難的一件事情。而在糾錯的這段時間，立刻就喚醒以前所學的和聲學、曲式學與對位法，我始終秉持著只要遵守遊戲規則，不製造書上提及的那些違規音程，剩下就只需煩惱安排給哪一個樂器演奏的事情了。

2007年製作《無與倫比的美麗》專輯的時候，加入了份量十足的管絃樂團。當時的我充滿許多堅持，以至於現在看起來樂器配置混亂，不成大局。絃樂很大膽幾乎捨棄大提琴，小提琴聲部多達五部，中提琴三部。我的理由是，許多加入絃樂的流行音樂，幾乎都只聽得到小提琴的聲音，偶爾獨奏時會使用大提琴。由於我學的是中提琴，想要加強這部份，在考量之下，便減去大提琴聲部，以中提琴填補。這是個很大膽的想法，事實上也完成了許多有趣的聲響，但是如今若想要拿出來讓樂團演奏，就得全盤修改了。其實這次我在編寫的過程當中，將不少超出我能力範圍的演奏技巧加入其中，並且基於這些年下來的嘗試，樂團聲部太多，反而會失去細

節，所以採取加強旋律主軸，並充實和聲並增加一致性，讓管絃樂與搖滾樂更能互相卡位，不會導致混亂。

這一次在錄音現場，除了講英語比較容易讓我陷入緊張情緒以外，由於樂譜準備充分，我難得只要判斷演奏好壞即可。幫助我達成這個境界的人有兩位，一是指揮Bernd，一是協作樂譜的David。坦白說我第一次遇到這樣的分工，等於說我寫好了所有分部的譜，然後David再幫我製作成「可以演奏」並且「可以出版」的樣式。畢竟我未受過專門的作曲課程，對於總譜的格式一知半解，而且打譜軟體就像某些遊戲指令一般超多，所以我只負責編寫，接著就由David接手，處理好每個樂器所需要的分譜（註：指揮使用的是「總譜」，各個樂器看的是「分譜」）。

某一天工作的早晨我用手機拍了小短片，紀錄演奏家們工作前準備的模樣。很新鮮嗎？不，這根本就是我以前經歷過的呀。只是換了個城市，換了有些人。我總抱持著小小希望，希望自己中提琴可以拉得更好，可以在管絃樂團裡面演奏。不過，這次我有些東西寫得太難了，如果是鋼琴我還可以彈，中提琴就完全拉不起來。於是，最期待事情的便寄託在演奏家們遇到那些精心設計的挑戰，例如《痛快的哀豔》裡面競賽般的絃樂齊奏，或是《未了》加上非調性與不和諧音程的少見風格，許多

語言都是特別為真正的音樂家們所準備，只有音樂家看得懂，只有音樂家能體會，只有音樂家聽得出來這些巧思。

學生時期的我曾經嘗試過一種寫作方式，是矇著眼睛瞎寫的一種概念。分別單獨製作每個樂器的樂譜，最後全部疊在一起，形成一種競奏的概念。當然，這個實驗如同加太多調味的料理一般沒有成功，但是這個概念，直到2010年編寫《燕窩》的絃樂時還持續使用著，經過調整，根據伴奏原有的和弦編寫，節奏也一致貼近樂曲的動機。然而，為什麼我會嘗試這個亂寫的方式呢？一直以來我的原因都一樣：我希望演奏家們可以從中獲得樂趣，而構成這些樂趣的，就是略為複雜的編排、聽起來不像伴奏的各種線條、以及符合音樂情緒的各種轉換。所以，即使是陪襯的和弦長音，我依然會不安分的使用各種經過音、裝飾音來拉攏演奏家的專注力，不會因為伴奏大同小異而感到無聊。

在布達佩斯的工作很有效率的連續從早到晚，幾天便結束了。演奏家們對於戴耳機、對節拍器等工作方式瞭若指掌，硬體方面更是完善，印象中完全沒有聽到任何人提到關於聲音方面的問題。匈牙利人的演奏，讓我感覺我的樂譜寫得很完整，沒有遺漏什麼東西。（德國人的演奏，就讓我感覺好像多寫了某些厲害的東西。）

德國-柏林



完成了錄音室版本的錄製之後，接著就是現場錄音。我們碰到了完全不同的一群演奏家，來自德國各個城市。有年輕的樂手，也有教授級的演奏家。甫見到這群外國人，帶給我的感覺竟然跟2009年在倫敦相同，不知道為什麼，外國人總是很開朗地工作著，面對寫得一團亂的五線譜似乎也覺得很有趣，絲毫不會把「評論」掛在臉上。我非常喜歡這樣的氣氛，因為常常覺得自己寫得不夠好，最害怕的就是樂譜被演奏的時刻。但是，這幾次與歐洲人的工作經驗，都清楚的顯示其實根本不用那麼緊張。

在這次行程出發之前，特地與貝森朵芙鋼琴公司聯繫，希望能在現場使用貝森朵芙鋼琴錄音。於是，順利接洽到該公司的CEO，Brian先生。錄音當天，他特地從維也納飛過來觀賞。國中的時候我就非常喜歡貝森朵芙鋼琴，第一台接觸的是型號225（註：貝森朵芙鋼琴的型號就是她的琴身長度的），擁有92個琴鍵，厚重的低音相當迷人難忘忘懷。後來，台北藝術大學裡面有一台狀況不佳的帝王型290，可能水土不服吧！聲音已經完全變質。畢業以後，2007年於小巨蛋表演，特別借用型號200上台，感動不已，也從此立下擁有一台貝森朵芙鋼琴的這個夢想。2014年，一台貝森朵芙限量款來台灣展示，到了現場發現這台「貝多芬紀念琴」全球限量32台，來台灣的竟然是編號第1號。於是，比原訂計畫早了十幾年，我擁有了人生第一台貝森朵芙鋼琴（原先想購買的是預計2028年出品的200週年紀念琴）。

錄音當天，使用的是貝森朵芙鋼琴型號280，體積僅次於該品牌最大的型號290，擁有完整的88鍵，圓弧的造型（貝森朵芙鋼琴多為棱角設計），側邊加厚的琴身，以及完美的音色。那天，因為Brian先生到場，一併解決了我的疑問。我問他，為什麼型號280的琴身，比其他款式都來得厚呢？（註：貝森朵芙鋼琴因為橫幅較大，音箱的直徑比其他品牌來的小一些，跟琴腳是一體成形的。）Brian先生回答，因為當年推出型號280之前，貝森朵芙先製作了「保時捷限量版」，採用了加厚的琴身，之後覺得效果不錯，所以延續使用在型號280上面。型號280和帝王型290是貝森朵芙鋼琴最大的兩款，彈奏的感受與音響卻完全不同。帝王型290擁有貝森朵芙引以為傲的97個琴鍵，全部加在低音部，除了琴身巨大，聲音共鳴也更低沉、響度更廣，時常帶有某種鋼鐵工業的機械聲音。而型號280則是標準88鍵，整體音色平均柔和，也可解讀成比較接近主流音色：高音清脆、中音優美、低音平穩。但是，唯一不變的共同特色是，這兩台琴都可以做出千變萬化的音色。我的技術大概只能演奏出十幾種音色吧！在這次的現場錄音當中，可以稍微感受一下。

聚集於柏林的這群演奏家，除了專業的演奏能力以外，似乎都很懂得享受。我並非指平常生活上的閒暇，而是演奏當下的瞬間，有時我們會因為錄音時長、因為樂譜艱澀、因為體力狀況而失去了音樂原本帶來的快樂，但是在工作的時候，絲毫感受不到他們身上的一絲不流暢。我是從一個比較偏門的角度去觀察這件事情的，



意指他們從演奏時可以自然而然跟隨音樂的情緒起伏，進而表現出樂曲該有的樣貌，這一點是非常難能可貴的。而要達成這個目標，其實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具備相當程度的演奏與理解能力，而如何達到這個能力？就只能靠平常不斷地練習了。或許演奏家們有偷偷把樂譜拿回家練習吧，這我不知道，不過從他們現場演奏的狀態看起來，一切真的都沒有問題。

在第一天錄音完畢之後，有一位年輕的小提琴手來跟我說，他相當喜歡我編寫的樂譜。他說他平常也是從事跨界音樂的演奏與錄音，如果以工作而言，平常拉的東西都蠻無聊的，幾乎都是純伴奏。但是他覺得演奏我們的音樂非常有趣，那些音符令他印象深刻。這一點其實我在很久以前就開始磨練了，跟之前所提到的「瞎寫」不太一樣，而是，作為一個伴奏的絃樂團，要如何覺得豐富、有收穫一點？我通常會在絃樂裡面，加上另一個旋律線條，與主唱呼應著，而這個線條動機多半來自原作，強調一些歌者沒有唱到的細節。我非常執意這樣的寫作方式，認為可以讓演奏更生動，也可以更快速掌握樂曲的情緒。當然，用「線條」一言以蔽之似乎籠統了些，這些旋律可都是非常難以產生的，有時想半天想不出來，有時可能突然出現來不及記載。我的寫作大多是構想非常久，等到音符浮現後才能夠慢慢打出樂譜來。有時真的寫成樂譜之後，反而產生對位上的錯誤，就要一再修改。不過，通常我都是整個刪掉重來比較快。

由於我副修中提琴，所以，即使這次沒有像2007年那樣把中提琴編寫成三個聲部，還是偷偷地加了許多材料在中提琴演奏當中。例如，中提琴能夠擔任小提琴與大提琴之間的橋樑。有時寫上一些互相呼應的樂句，中提琴便擔任傳球的角色。或者，中提琴可以加強旋律張力，以八度音程的方式演奏。中提琴也可以維持特殊節奏的結構，在小提琴已經往上飛到不知道幾個八度，或大提琴已經強烈到幾乎主導時，中提琴往往是穩定大局的關鍵角色。瞭解這個重要性，在樂器配置上就會層次分明，有時候在慢板樂章，還會帶來極度溫暖的音響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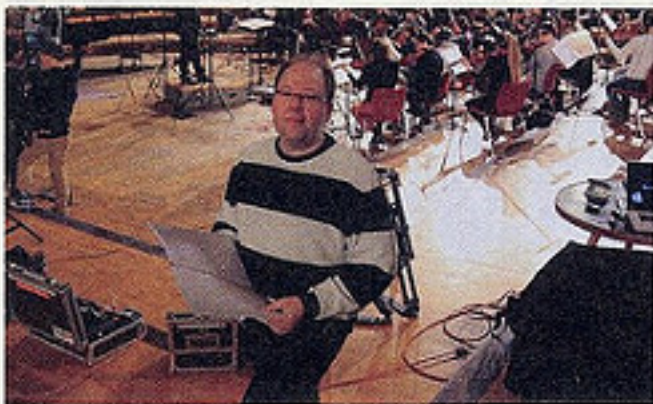
我特別要提一下這次的管樂。在以往的寫作裡，我多半使用幾支管樂獨奏或重奏，比較龐大的管樂組合僅出現在《城市》當中。這次在冬專輯裡面，完整編制的曲目都加入了比以往更強烈的管樂演奏，在《回車諾比的夢》裡更單獨使用銅管合奏。這部份跟我喜歡的俄系音樂有關，雖然這次我們聽到的是歐系管樂，強勁依然，柔和保持。關於管樂合奏的細節，在我的樂曲分析裡面會再討論。

在真正開始演奏之前，擁有一位知曉你我的指揮，絕對是關鍵的靈魂人物。因為，近百位演奏家的詮釋空間，都掌握在指揮的手掌裡了。很榮幸這次能跟Bernd合作，他在跨界音樂的掌控上面經驗豐富，早先在布達佩斯錄音的時候，便非常有效率的利用有限的時間，完成樂團練習、重點修改、以及製作出完整的錄音。而在現場，指揮最重要的是拉攏並促成所有演奏

家演奏這些曲目的態度，即使音樂已經是我們共同的語言，但這不是一個各說各話的場合。Bernd與David詳細讀譜的行為，除了讓我完全放心將樂譜交給他們處理之外，所演奏出來的音樂成果加倍，也是我們三方緊密合作的結果。

指揮Bernd在某一次錄音完畢後問我，學過作曲嗎？我老實的跟他說，沒有。我確實主修鋼琴、副修中提琴。當然，因為我的英文不太輪轉，就沒繼續跟他說細節。從國中開始，我就喜歡聽寫好聽的曲子，一方面為了能夠在鋼琴上演奏，一方面應該是為了耍帥。國中畢業之際，跟同學一起創作了許多雙鋼琴作品，最近整理出來重新閱讀，發現根本就是當時我接觸到的各種音樂大全。我想，這就是我的方式，將喜愛的素材直接拿來使用，但是套上自己專有的旋律與和聲。時至今日我依然掌握著這樣的寫作方式，將四處聽到的聲音收下，過濾出新鮮與令人開心的創意，再重新裝飾成自己喜歡的樣子。這次在樂譜編寫上最大的謬斯，不是任何一位古典音樂家，而是一位電影配樂大師Thomas Bergersen。我聽他的作品、模仿寫作兩年，終於在這次脫離臨摹而靈活運用。他的

(David)



創作時常被人們加上圖片上傳YouTube頻道，在網際網路發達的時代，往往因為圖片吸引目光才點入聆聽。這樣的接收順序雖然有些爭議，卻讓我理解音樂與美術這兩項相輔相成的的重要性。所以，這次我幾乎每一個重要的管絃段落都有預設一些畫面，不過，因為這是很主觀的概念，就不在這次的討論範圍了。

這一年遠渡重洋聘請歐洲人演奏許多次我們的音樂，這件事情對我產生一個無形的影響。這件事似乎拉近了我時常糾結的課題，古典與流行音樂之間的關係。事實上，我的編寫手法還是很古典取向的：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的對位、盡量符合我認知中的管絃配器，所有寫作皆可經由樂曲分析解讀，以及管絃樂編制基本上就是古典時期貝多芬交響曲的配置。然後，加上搖滾樂團、加上歌者，風格強行拉回現代，在一派輕鬆的演奏氣氛當中，仍然需要專業的古典技能才能演奏得體。我自己是這樣面對這些音符，所有的演奏家也必然。所以，實在也沒有什麼好糾結古典不古典，流行不流行的了，只要認真寫完一個作品，專業的態度演奏，音樂的本質就還是音樂，因為，那是我們共同的語言。

(指揮Bernd)



Orchestra | 馨儀

冬專輯是我們目前為止錄過最久的一張專輯

我記得我與德國的認識，在錄完春、夏專輯的隔年（2010年）就開始了，當時的計劃是兩年內發行春夏秋冬四張專輯，所以錄完夏天之後，我就開始擔心冬天的製作了，於是利用過年假期，決定到柏林走走，認識一下這個城市，在沒做什麼功課的狀況下，就衝去迎接我的旅行了，很驚訝當時已經是二月中了，一抵達德國卻看到人行道和屋頂都遍佈白雪，廣場上一群工人在鏟雪，部分河面也結冰了，心裡正想著太棒了，這樣的情景好適合冬專輯，但是待了幾天遇到每個德國人都跟我說，這是他們住了這麼久以來，第一次在柏林看到這樣的雪景，那一年的冬天特別冷，



歐洲出現持續的大雪，使得積雪好多天都沒有融化，才讓我看到這難得一見的景色，好吧！德國的冬天不是這樣的……

這趟旅行除了博物館、市集、圍牆……這些觀光行程之外，我也請環球唱片和朋友介紹，參觀了一些錄音室，印象最深的是Teldex錄音室，一出S-bahn車站（地鐵站）就發現整個環境跟東邊的市區好不一樣，從街道上看每間房子都有獨特的風格，每個庭院都整理的很漂亮、乾淨，到達Teldex有人負責帶我參觀，這是一個很專業、可以錄製交響樂的錄音室，當時想說應該就是它了……但計劃總是趕不上變化啊！

這趟旅行的最後兩天，我收到阿龔要入伍的通知，然後冬專輯的籌備也因此開始不知道何時會開始的延後……

（Teldex錄音室附近）



怎麼開工

直到《秋：故事》發行之後，好像冬專輯也應該要來開動了，我記得應該是2014年十週年演唱會開跑之後，確定了曲目，七月中就開始進入錄音室了。

這次錄音工作，很難錄一次就想像到成品的樣子，似乎都需要來來回回的溝通協調，所以計劃是，第一版的Demo，只能聽到大概的長度、歌曲的結構，就讓阿翼接手，等到管絃樂的Demo完成，再回來讓我們把鼓、Bass、吉他、鋼琴（Keyboard）這些樂器編好、錄好，最後我們帶著這些檔案和阿翼的樂譜到歐洲錄製管絃樂，再回來錄唱歌的部分。

第一次的編曲在2014年七月中，我們挑出需要先有架構的歌曲（鼓、Bass、鋼琴等樂器）開始進行，以前的編曲都是大家如果對歌曲有想法了，就會很順利的完成地基，大家可以清楚感覺出行進、強弱之後，就只要多花點時間把每個樂器細節做出來，配合歌曲的靈魂成為歌曲的身體，但這次是除了《無與倫比的美麗》專輯之外，要利用比以往多十倍的樂器來共同存在一首歌曲裡，要如何分配讓大家都被聽見，就是一個大工程了。

第一版的編曲Demo先讓流行樂器的數量降到很少，然後盡量不用太複雜的節奏，（現在回去聽Demo，覺得自己的Bass有種孤單的感覺…），除去只有管絃樂、鋼

琴的歌曲（我們稱呼這種歌曲叫做「All By Myself」）還有原始Demo比較完整的幾首歌曲，這一版編曲總共有六首。

柏林體驗之行

在青峰的歌詞 & 阿翼的管絃樂譜還沒完成之前，2014年十月中，老闆提議在演唱會巡演的空檔，大家花一星期的時間到柏林體驗一下，找到一間公寓，熱心的屋主要出國工作，於是短租給我、阿翼和小戚夫婦，在他的屋子裡我們可以早晨一醒來，在陽台上呼吸新鮮空氣，可以使用他的廚具、調味料準備每天的早餐，可以大家聚在一起聽著他的黑膠唱片或是我們自己的音樂，整理照片、聊天、小酌、小食…什麼都可以，我們也到各個景點、市集，也參觀博物館，柏林現在也是個夜晚很活躍的城市，到了週末夜就是大家都外出不睡覺的時候，我們當然也有認真體驗了這個行程！

10月的天氣非常適合散步在柏林，觀察著以前柏林圍牆兩邊的建築風格，還是可以看出很大的差別，在過去東德政府統治的地區，顏色較單調、建築風格也很一致，但現在融入了年輕人的塗鴉，有點頹廢的外觀加上創意的色彩，為城市注入了活力，實在很難想像在30年前，這裡的人們過著完全不一樣的生活。

我們好像上班族

一回到台灣（2014年10月中-11月中）就是我和阿翼天天在錄音室加班的時期了，阿翼寫樂譜，我安排錄音和開始聯絡管絃樂錄音的細節。偶爾我們都在辦公桌前，會從阿翼的耳機裡傳來一段旋律，一直不斷的重複，聽了好幾次我覺得很疑惑，這樣的曲調好像沒有很好聽呀（有時候會不禁懷疑他是不是睡著了…）但一小時後，出現其他的聲音、旋律，慢慢堆疊起來，才會發現原來他在編曲和我們其他樂器的錄音一樣，也很像在蓋房子一樣，一層一層的搭建，只是不同的是，他要控制的樂器有很多，所以要很了解它們在交響樂團裡的角色、功能……，那些單獨聽起來有點奇特的旋律，組合起來放在音樂裡突然就會賦予它意義，而阿翼這次在樂譜軟體裡選用的絃樂音色，實在是不太好聽，我想他應該是故意的，因為等到真實的樂器錄製下去的時候，那個差異性才會大大的震撼我們！

Budapest錄音

這不是我們第一次錄古典樂器，但應該算是我們第一次在古典樂的世界錄音

前期的聯絡工作從2014年10月開始，先是在10月的柏林體驗之旅中，跟老闆去拜訪了德國環球的一位主管，說明我們將要在柏林進行的兩個計劃，一個是錄音室版本的管絃樂錄音，另一個是在柏林舉辦一個小型的演唱會，需要現場錄音錄影的完整記錄，聽起來這會是一個非常大型的案子，要把一張專輯拆成兩個計劃，還要在同一個冬天進行，所以即使知道距離發片還有一年的時間，但真正工作起來，還是覺得時間好趕好趕~錄音室和管絃樂團其實需要很早預定時間，總之，這次從管絃樂的錄音室版本開始著手，算是探探歐洲古典樂世界的第一步，需要從台灣出動的人員規模比較少，相對的預算也應該比較容易控制。

其實前期的聯絡我每天都緊繃，阿翼的樂譜正在進行中，音樂也還只有流行樂器的Demo，我在台灣寫Email給環球德國介紹的專業人員們，每天我都好緊張自己問錯問題、會錯意，或是對方沒有回覆，的確事情不會總是非常順利，在歷經某些狀況後（我想這些狀況留給我自己苦惱就好），最後在非常熱心的指揮先生 Bernd Ruf 和細心的專業樂譜整理人 David Christiansen 幫忙之下，確定了我們要前往布達佩斯錄音。

因為要去布達佩斯， 我才知道布達佩斯在哪裡

在出發錄管絃樂之前，Bernd要我們將樂譜的整理工作交給David，光是這些工作他們就可以出一個有好幾個選項的工作價目表，（就像買電腦，你可以選擇加購鍵盤、滑鼠或保固），但我們第一次遇到這麼專職這項工作的公司，完全不了解這些服務的內涵，所以本來和阿龔討論之後，阿龔覺得應該可以自己處理部分工作，省一點費用，結果先試給出第一首譜來試試之後，對方讓我們正式體驗一下他的服務，才發現他們不只是檢查、整理樂譜，對於錄音時間上的安排，或是哪些音符、記號可能會在錄音時產生疑慮的，都會在錄音前與我們進行討論、給予建議，甚至對於交響樂配置，也從錄音的角度提出了建議，他們的經驗和能力，就像是提早試譜，為的是讓整個錄音過程可以快速、順利，於是我們非常安心、樂意的把整個整理工作交給他們執行，甚至交付了他們編寫一首管絃樂的任務，也迅速的與我們同步進行著。

除了確認樂譜，我同時趕著排定鼓、Bass、鋼琴(keyboard)、吉他的錄音，做著布達佩斯的功課（包括錄音合約、預算編排、機票住宿安排……），此時我幾乎過著跟歐洲同步的時間，距離出發的時間愈近，Email愈來愈快速的來回，所有的計劃也愈來愈詳細。

已經進入冬天的十一月底，布達佩斯其實好冷，有夠符合冬專輯的氣溫，我們錄音地點在一棟廣播電台裡，前一天晚上我和老佑負責送檔案進錄音室，錄音師很專業的要我們先回去休息，他們自己進行檔案的整理與檢查，但因為擔心影響到錄音行程，當天我和老佑還是緊張地提早一小時前去錄音室，然後發現所有東西都已準備好，包括早餐，又是個讓人驚訝的工作效率和態度！接下來慢慢看到管絃樂團的團員們帶著樂器陸陸續續到達，五分鐘前所有人坐定位等著工作開始。

David和Bernd預定要在兩天內把所有歌曲錄完，David很精準的判斷每首歌的難易程度，和需要花費的時間，排出錄音時程和順序（如照片），為了不浪費任何人的時間，David覺得其中一首歌曲對絃樂來說難度較高，先跟我們溝通過後，準備好解決方案B，在這樣周詳的計劃下，我們很快的與管絃樂自我介紹，讓他們簡單了解一下他們即將要錄製的專輯，錄音就從第一首歌一痛快的哀豔開始了。

（David製作的交響樂錄音行程表）



上排：布達佩斯錄音工作人員合照 / 布達佩斯交響樂錄音
下排：布達佩斯錄音工作照

當69人的交響樂團一起開始演奏，在錄音間的我們又興奮又感動，感動的部分從阿龔在錄音進行到一段落時突然哭了，就知道他有多感動了，（可惜我沒有拍到照片），在錄音室裡每個單位有明確的分工，Bernd帶著樂團練習、演奏，David負責檢查有沒有人出錯、提出建議，遇到疑問時跟阿龔討論，而我們什麼都不用做，只要欣賞！整個錄音工作就在德文、英文以及匈牙利文中流暢的進行，第一天上午感覺整個樂團還在適應，我只敢在控制室遠遠偷偷地側拍他們，直到下午感覺大家都比較放鬆了，我才敢進去錄音間，在錄音間裡聽到的聲音，感覺又更強烈了，每個音符演奏下去的方式和結束時的整齊程度，在裡面都一覽無遺。David和Bernd的嚴格掌握進度，使得第二天的錄音行程又更輕鬆了點，我傳了一些影片給蘇打綠的其他團員們，想要同步一下我們在錄音過程中震撼又激動的情緒。

錄完交響樂回到台灣之後，就是青峰的配唱時間了，青峰說這張專輯裡好幾首歌非常難唱，但還是一如往常地看他一天天超越進度、一首首過關！

我在台灣過著歐洲冬天

這個冬天對我來說好長，要準備三月去柏林開一個小型演唱會的拍攝工作，所以我又開啟了歐洲同步模式，因為錄音合作相當愉快，這次的計劃很自然的也會有 Bernd 和 David 的參與，Bernd 很熱心的給了場地的建議，很快地把其他可能需要的合作夥伴建議給我們，我們的計劃也在一次次跟 Bernd 的討論中慢慢確定，好幾種提案慢慢得到解答，原本想過在錄音室拍攝，最後覺得 Nalepastudio 實在很漂亮；原本沒有考慮要有觀眾，後來覺得就是要邀請觀眾才有現場表演的感覺呀；於是整個計劃的 Coordinator 由 Bernd 挑下大樑了！所以從選場地、組織交響樂團、錄音工程、影像導演、所有人的食宿、交通，幾乎都是 Bernd 一手包辦，因為工程愈來愈浩大，不同的方案就會有不同的預算，整理了好幾個版本後，發現…預算也跟著大了起來～

要請德國導演進行拍攝，Bernd 要我試著把歌詞翻譯成英文讓他、影像導演 Robert 和製片 Sabine 了解，這真的是超級大挑戰，如我以前說的，有時候連我自己都沒有很確定能看懂歌詞了，翻譯就更困難了！！於是利用配唱的時候，跟青峰老師要求個課後輔導，盡力了解歌詞大概的內容、故事起源，用英文寫出每首歌的簡介（只有兩首歌曲我能全文翻譯，一首是博物館，一首是下雨的夜晚），還好有 Everyone、Must Keep Singing 的英文歌詞，省了我一點力氣，要不然那幾天狂查字典，交不出作業的感覺實在是非常焦慮。（現在如果有機會叫我們用英文簡介這幾首歌曲，才用得到這份文件吧！）

三月的柏林小型演唱會拍攝工作，比之前的布達佩斯錄音之旅複雜許多，要在十多天的行程中，排滿試音彩排、演出、街頭拍攝、平面拍攝這些工作，參與的人員更多了，台灣和德國的團隊在計劃過程開始需要充分的溝通，於是每天我們問很多問題，他們也問很多問題，然後彼此解答、報告，包括時間安排、造型搭配、演出者位置、拍攝方式、樂器樣子、收音方式，或是其他細微的交通食宿安排，每幾天一次的網路會議，他們細心又輕鬆的問著、討論著，不給我很大的壓力卻又很謹慎的安排著，因為愈來愈頻繁的聯絡，我常常在睡著前（半夜）回覆，反而會收到他們叫我去睡覺明天再討論的貼心 Email，每次遇到這樣對工作有熱情又專業的人士，都會讓我很開心，再累也會覺得這是應該的。

（影像導演 Robert）



（製片 Sabine）



Orchestra | 青峰

當聽到老闆決定要在柏林直接與交響樂團同步錄製Live時，老實說，腦子真的是一片空白，可能嗡嗡嗡了好幾天吧。除了巨大的任務產生的壓力之外，明明常出國工作，也在倫敦錄過了一張專輯有過愉快的經驗，腦中卻還是閃過一些關於「人」的愚蠢疑問，例如「德國人不知道怎麼看東方人」，「在德國做古典樂的人不知道會不會看不起流行樂的人」等等如今看來實在很阿呆的問題。經過了這次合作的經驗，我更確定了我一直以來覺得的：會隨意瞧不起別人的，才是最該被瞧不起的，而且通常是最無眼界的。

在出發去柏林前，我們都聽老闆與阿龔說了他們在布達佩斯錄音的狀況，所有人是多麼專業，以及，就算已經是這麼專業，柏林的指揮還是非常追求完美地嚴苛，當樂手出錯時會毫不留情地「糾正」，甚至發怒。我本來就很怕陌生環境，聽他們形容又更緊張。好死不死，在出發前，竟然還看了「進擊的鼓手」這部電影，看完我不斷想像當我沒唱好，指揮就一巴掌飛過來的畫面，整個是皮皮挫。



更擔心的，還有演唱的部分。這張專輯實在是蘇打綠歷來最難唱的一張專輯，以往錄音，通常一首歌都是唱個三五次就下班了，但這張專輯有些歌一開始錄音時，竟然連一次我都沒辦法完整唱完，一直在找對的詮釋方式。如果一首歌都這樣了，要怎麼十二首歌連著唱，如果在專業到不行的樂手前出糗，豈不是丟了台灣的臉，要是演出時搞砸了，特地來看的嘉賓會不會嗤之以鼻想說這有必要大費周章跑來柏林嗎？總之，莫名其妙灰心喪志的自我詰問不斷纏繞著我……

不過，隨著出發前幾個禮拜，一次又一次地排練，每天唱個幾次還不成問題，漸漸養出了信心，只求一切能如想像中，不是靠幸運，而是扎扎实實地練習，穩扎穩打地迎向挑戰。

懷著忐忑的心，來到了柏林。傳說中嚴厲的指揮竟在飯店大門迎接我們，雖然帶著笑容，我承認我還是疑心病很重地擔心這會不會是暴風雨前的寧靜。不但迎接我們，還像家長一樣take care我們所有大小事，我承認到這時我還在想，可能明天到了排練的地方一切都風雲變色了，現在和善的笑容，明天即將變成斥責我的閃電……哈哈，怎麼會這麼孱弱我！當然，後來證明了我實在是小人之心！

前幾天的排練，大家都只是相敬如賓，不時在休息時間對到眼才相視而笑點點頭，但基本上大家都專注在自己的演奏與音符當中，幾乎沒有任何交談。即便在排練，我自己也生怕出一點差錯，這是自己的歌，如果自己的狀態不佳，又怎麼好意思讓別人一起演奏你的音樂呢。

在出發前，指揮就不斷寫信詢問關於這些歌在寫些什麼，籌備也將每一首歌的內容大意用英文告訴指揮，讓他瞭解歌大概在說些什麼。結果本來說只需要瞭解大概的指揮，聽了這些主題，竟越問越深入，後來聽說他甚至找了一個他會中文的學生，請他每一句歌詞都翻成德文，更聽說該學生看了歌詞後，翻到天荒地老，還不時跟老師求饒，告訴他有些歌詞真的翻不出來，若認真要翻，恐怕一句要解釋一大篇……哈哈，真的是苦了那位學生，遇到一個如此認真又執著的老師，要翻譯我的歌詞，的確是會相當辛苦！

也因為如此深究這些歌詞，指揮在演出當天，才讓來的觀眾都理解了我們的歌。演出時，每個段落指揮都有描述這些歌在寫些什麼，當然，他使用的是德文，所以我一個字都聽不懂。但我有幾個住在德國的朋友，聽完演出後都不約而同讚嘆指揮對我們用情很深，一問之下，才知道指揮開場的引言就告訴大家：「幾個月前，我還不認識他們，但如今，我深愛著他們！」，一直到後來的每首歌，都是饒富情感，又鞭辟入裡，朋友們拼拼湊湊他們記得的，也讓我大驚，哇，他真的很投入，而且用心感受了我所想表達的，這實在太令人感動了。他不只是來接案子的，他真的用了他的心，這真的是做音樂的態度啊。於是我仔細回想，每天排練完，當我們進行其他拍攝時，真的都有印象看見指揮，一個人坐在桌前點著檯燈，對著一堆紙張，我想除了整理譜之外，一定也有我們的「德文歌詞」，以及他準備要說的話吧！那個認真的側影，在心中忽然變得巨大。

(指揮Bernd解說歌詞)



其實，我們很幸運，在我們的觀眾中，真的

有相當多純粹被音樂感動的知音。每每想到這，都覺得自己從來不是在追夢，而是被夢推著走。每個聽眾啊，你們都是我們的夢啊。

推著我們音樂往美夢走的，還有幾位英雄，一個是吉他手小洋，一個是我們的總教練秀秀，還有音樂工程師老佑。

每一次跟小洋合作，總是會再驚豔一次，只要知道錄音小洋有新的版本，我從來沒有一次不是聽了發出讚嘆的，對對對！怎麼這麼好聽！我就是要這個！好瞭解我的歌！小洋彈的吉他就是可以讓我聽得整個眼睛裡面都是愛心。謝謝小洋那微頭微尾的靈魂！

小洋可以讓我眼冒愛心，而秀秀就是可以把一切變成愛！秀秀了解我的緊繃，而且從一開始錄音的時候，我就對他提起我的無奈，竟然會遇到連一遍歌唱完都上氣不接下氣的窘境，我有時候焦慮起來，真的會呈現一種天地毀滅生靈勿近少來惹我的後母臉，但秀秀整個也是沒在管，總是會耐著性子想盡所有辦法，告訴我遇到的

狀況都是有可能發生的，也總是讓我相信，要解決這些困難都不是不可能的，試著幫我排除所有心中的障礙，每一次講完我都安心許多，然後狀況就真的就朝好的方向前進。有時候我還會因為感到壓力沉重而僵著臉不耐煩嫌他囉唆，但他就是永遠對我很寬容。也真的多虧他異於常人的耳朵，總是可以聽出很多不對勁但說不上來的地方，並且調整到對的位置。

另一個在我們的工作裡總是在幕後的，其實才是我們幕前的前輩，他就是脫拉庫的吉他手老佑。跟老佑的緣分說來也是淵源已久，從最一開始蘇打綠的專輯混音就常經由老佑之手，到了現在不只是專輯，現場演出更是非老佑在不可。老佑是我錄音時的絕對安全感，錄音只要有老佑在，總是會很順利，當我為了自己表現不佳，或對自己瘋狂質疑而洩氣時，老佑總是可以兩三句就化解我所有焦慮，然後開心地完成未完的任務。有老佑在就好像有一片銅鑼鐵壁，誰也沒辦法擊垮我！哎喲，沒有你們，我們要怎麼辦啦。

被知音圍繞的感覺，真他媽幸福到極點！

Orchestra | 家凱

如果沒有蘇打綠，我這輩子應該沒有機會跟交響樂合作做音樂。

這次到柏林的計劃，算是蘇打綠所有計劃裡頭，最浩大工程的一次，能夠讓這次計劃枝葉茂密完整，要歸功於阿翼的存在。因為他，才能將青峰構築出的枝幹譜上古典樂色彩的血脈，有了這些血脈，柏林交響樂團的存在才有意義，彷彿每一位交響樂團的成員都是阿翼的延伸，而推動這一切成真，需要的是全林暉哲音樂社夥伴的投入，說真的，我很榮幸可以身為其中的一分子。

我第一次聽到有管絃樂團的編曲，是在練團是彩排的時候，印象很深刻的是Everyone的前奏讓我起雞母皮（就是2003年暉哲第一次聽到青峰的聲音出現的那種感覺），而且屢試不爽，每次前奏響起，我的手就開始起雞母皮，或許我沒有辦法製作出這樣的masterpiece，可是我可以採用純粹聆聽、用心彈奏的方式參與。

籌備冬專輯的時間，是我人生比較胖的一段時間，從2014年底開始，我體重高達75公斤，因此準備冬專輯時，除了每天練琴之外，我還運動以及控制飲食，到柏林時，我每天都在郊區的河邊跑步，冬末的柏林還是相當冷冽的，但是相較於台北，柏林適合跑步多了，空氣清爽，而且跟天空的距離比較接近，沒有那麼多的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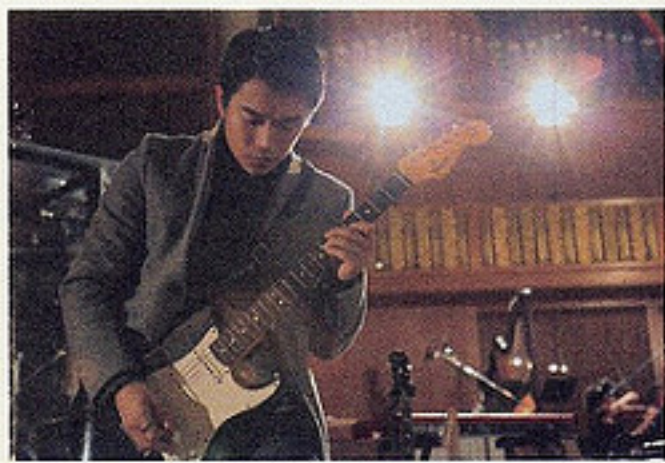
樓大廈擋在我和天空之間。表演時我大概是70公斤左右，3個瘦月5公斤，除了體重之外，我全身的狀態也是調整成最專注於表演的心情。

表演場地Nalepa是過去東德很重要的音樂演奏廳，有著真空懸吊的的建築，讓演奏廳的音場非常乾淨又賦予音樂性，但是卻因為某些政治因素而荒廢，演奏廳周遭有許多文創人士在週邊展覽自己的創作、或是經營工作室，在台灣少見有相似於此的場地。當置身舞台上（Nalepa的舞台其實是較低的，應該說是舞台下）和觀眾席，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聽覺感受，所以當演奏到兩首我不需要演奏的歌曲時，我更有種身歷實境的經驗，彷彿就是在為我演奏，我所聽到的樂曲，也因為我處的地理位置，而和混音後的相當不同，這就是阿翼厲害的地方，雖然是不同的混音和起伏，卻處處流露美感打動人心。

其中一個和過去相當不同的地方，是「指揮」這個角色。蘇打綠的演出從來都沒有指揮，若硬要說，只有團員們的默契可以充當指揮。可是這次演出的過程，多了一位舉足輕重的角色，而他的表演又是相當突出卻又契合音樂，我用最搖滾的方式刷著我的吉他，但是指揮肢體表現出的音樂卻比我更為搖滾，而當他注視我，用眼神指示我彈奏時，我都有一種被電到的感覺，縱使他是位帶有大肚臍、地中海禿頭的中年男子，魅力分毫不減。

其實每一次彩排，我們都是耗盡了精神，但是交響樂團卻不斷進步，我只能慶幸我有那些在台灣可以偷練的時間，也幸好音樂總監秀秀一直以最高標準鞭策大家，那些令人驚歎的交響樂團在幾次練習以及指揮介紹歌曲內容之後，他們的表現是讓人讚嘆的！相視之下，蘇打綠則是更完整更茁壯了。

講起來很神奇，那的確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非常地專注，非常地在意，又表現得比平常再好一些，很像心理學講的「心流」一樣。表演完後，大家相對地放鬆，在音樂廳場館的1樓舉辦一場小小的雞尾酒會（以人數來說，其實也不小），大家聊天分享彼此的心情和經驗，有些交響樂團的成員也去玩玩我們的樂器，鼓、吉他等，這些來自不同國家、不同領域的樂手，因為完成了同一件事情，而相互交融在一起，而這就是你們聽到的冬專輯，沒有古典樂、搖滾樂之分，卻又同時讓古典樂和搖滾樂都成立的音樂。



Orchestra | 阿福



這次準備去柏林錄音前，我們很早就開始練團。記得第一天練團的時候，晝哲特別花時間跟我說了幾個很重要的觀念，這些觀念也成功地成為我在練習以及錄音時的很大助力。也讓我體會到，在一個樂團中，不管今天人數多寡，每一個樂團成員都很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每一個動作也都是有意義的。就算今天這首曲子只演奏了短短的16小節，還是要很合理以及充滿信心地站在樂團之中，不能顯現出有任何的心虛或是不安。這觀念跟我們音樂總監秀秀老師所說的，演奏休止符，意思十分的相近。

尤其是這張專輯所合作的對象，是柏林的管弦樂團。雖然主要的編曲是以他們為主角，但是還是會需要木吉他提供穩定的pattern以及其頻率去讓樂曲更加完整。所以在跟秀秀討論編曲時，往往我們倆很認真的把歌曲聽完，找出爵士鼓、以及其他樂器給我們的暗示，再去找出最適合的彈奏方式。同時，觀眾所看到、所聽到的是整個樂團所呈現出來的音樂以及表演，每一位成員都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認真地面對以及對待自己所處理的每一個音符、每一個節奏，甚至因為音樂所帶來的身體律動，臉部的表情，都會為每一次的演奏，達到加分的效果。

還記得在演奏〈他舉起右手點名〉這首歌曲時，充分地練團時間讓我對於彈奏這首歌感到十分的自信滿滿，歌曲的節奏又像進行曲般的讓我身體開始律動。正當我閉上眼睛準備享受音樂，就像海賊王白鬍子，帶領著艦隊開始乘風航行，嘴角也不自覺的上揚了起來。就在這一瞬間，被秀秀老師無情地喊了一聲「卡」。

腦中還在搜尋是否彈錯的疑問，青峰轉了頭過來說：「何景揚，這首歌你怎麼能笑得如此開心和滿足。」秀秀老師也大步地走向我，小聲地在我耳邊說：「這個表情實在不對，趕緊看一下歌詞。」

當天晚上，坐在房間的書桌前，窗外是安靜的柏林夜晚，只剩一盞燈和一杯熱茶陪伴著我。開啟了Google的搜尋功能，面對歌詞不懂的地方，雖然直接問青峰比較快，但這段時間千萬不要讓他講太多多餘的話語（體諒他那迷死人不償命的嗓子）。還好，網路上有各種強人幫我解答，我也在歌詞上做了註解。

有時候，我們對於事物的了解可能只到五、六成，就主觀地認為自己知道事情的全貌。或是一開始所思考的方向，是用習慣的方式去選擇，往往也會讓自己在對待事物上面有所偏頗。面對一群十分嚴謹、認真、甚至連音響師都拿總譜來控音的德國合作夥伴，看在眼中的我，深感佩服之外，也應拋下這樣的投機想法。我們也常常認為一些發生機率很小的事情，就會當作不會發生，而忽略了準備、預防的習慣，而這次的體驗，除了音樂上外，看到德國的朋友，面對任何會發生的小事，都想得鉅細彌遺，做足充分的準備。也因為這樣的態度，讓整個柏林之旅，充滿了豐沛的正面能量，同時也順順利利地完成了這項任務。





Berlin



Berlin | 馨儀

因為要跟整個交響樂團的合作，出發柏林準備拍攝之前，我們又是一段時間的閉關練習，因為有那麼多的樂器要一起演奏，我對自己的要求第一件最重要的是，就是不能出錯、不能太隨性，要完全按照錄音的每個音符去演奏，因為擔心我的隨性變化都會影響到整體音樂，覺得這次的任務很重大，所以我花了不少時間，在家反覆練習，可能太擔心了，所以每次演奏完畢檢查自己的時候，我都會覺得不夠完美（把自己弄得壓力很大），一直練到最後兩天在排練室，我才覺得心有餘力融入音樂的情緒裡，幫 Bass 加入一點點感情的變化。

最後兩天排練，雖然心裡多多少少還是會有點緊張，覺得達不到自己的完美標準，但其實這次我是很踏實的，有一種準備好了可以上戰場的感覺，不論是 Bass 的演奏，還是行政聯絡的工作，花了好多時間的努力，感覺就要在 Nalepa 的舞台上驗收了。



和交響樂團一起彩排、演出的感覺，現在認真回想，奇怪的是完全想不起來是什麼感覺，只覺得只要一背上樂器，我就要很專心地演奏，根本沒時間觀察別人，也沒心思記得當下的感受，只有耳朵裡聽到的音樂。演出結束後，和很多交響樂團裡的成員聊天、拍照，他們都很開心參與了這個演出，更有些人因此認識了蘇打綠，喜歡上我們的歌曲，這樣的活動結果是令人滿意的，我也鬆了一大口氣，最辛苦的部分過了，剩下的就沒那麼大壓力了。

與德國導演合作的拍攝，會一直讓我想到2009年在英國拍攝的感覺，外國導演總是喜歡給我們的提示用詞就是：Relax and cool！我們只要感受音樂，只要放輕鬆就好了，這次導演選了幾個在柏林外拍的地點，第一天是柏林市區的拍攝，從有名的景點East Side Gallery開始，沿著河邊的景色，再步行過Oberbaumbrücke（橋）到熱鬧的Kreuzberg，另一天是到有著一百多年歷史的Beelitz-Heilstättenml療養院，現在已廢棄無人使用，所以網路上也有不少它的神祕故事或照片（就是靈異照片啦）

Beelitz-Heilstättenml療養院
塗鴉牆



有些醫療設備、椅子、床架，破舊的留在那裡，窗戶破碎、牆上塗鴉、剝落的磁磚，全部加在一起有一種神祕的魅力，讓人好想進去探險，於是我們利用導演在架設器材、燈光的時候，到裡面每個房間、走道一探究竟，每面牆有著不一樣的塗鴉（如照片），每個空間也可能有著不一樣的故事，這張專輯裡有些關於生命、死亡的題材，我覺得或許導演選擇這樣一個曾經關聯著很多生命的場所，再加上過去希特勒曾住過的歷史和現在整個區域的廢棄，也給了我們更多的想像空間。接近晚上的時候，我們最後一個拍攝場景在一個大活動場，據說



是以前療養院的運動場所，四周的牆上還有當時蘇聯和東德政府的旗誌、標誌，顯示那裡在二戰之後改做為軍醫院，活動場也可能做為集會等其他用途，在一邊進入愈來愈寒冷的夜晚時，我們把那天的體力消耗完，結束這個很奇妙的拍攝行程。

我覺得冬天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在室外的拍攝，在脫掉外套的瞬間，寒風吹來、腳底竄入一股寒流，連不太怕冷的我要咬著牙忍耐了，尤其是三月的柏林，雖然看著每日氣溫有逐漸增高的趨勢，但實際的感受其實還是相當寒冷！（通常我跟阿福會覺得冷的時候，我想大家都超冷了吧！）

Berlin | 阿福

1.

韋瓦第計劃也從春天一直走到了冬天。最近常常在想，若是現在的我們，重新回去製作春天的專輯，春天專輯還是會是那樣呈現嗎？這問題應該永遠得不到解答。從春日光到夏狂熱，表演的機會越來越多。去過的城市也拓展了更多的視野，接觸到的人、事、物也更豐富了自己的人生。團員們也在這段時間，歷經了服兵役、結婚、生子等人生重要課題。當然，也充滿了歡笑，同時歷經了爭吵、和好、抱在一起感動著我們完成的每件事情。

這些所有的回憶，我相信都是我們在音樂的過程中，不可缺乏的重要元素。但任何一個過程，也都跟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維繫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春·日光、台東；夏／狂熱、倫敦；秋：故事、北京；冬 未了、柏林，也歷經了六年多的時間。可能會覺得自己隨著時間成長，但是，這成長的感覺並不是去否定自己之前的努力或是作品，而是感謝著過去種種的經歷，帶給我們現在、當下的美好。認真回想這韋瓦第計劃的四張專輯，完成每一張的當下時刻，都覺得大夥兒完成了不可思議的夢想。或許，這也是讓自己，一直邁向前進的動力。

我覺得在這張專輯之中，反而讓自己的耳朵、眼睛、所有能感受的器官，更加地打開。就彈奏角度來看，如何讓自己能夠在一個龐大的管弦樂團下，找到最適合的位置。這個重要的課題，反而促使我去聆聽各個樂器的編排、思考每一個弦律線的原因。老實說，從前聽的許多搖滾樂團，也有跟我們一樣的合作模式。但是自己的耳朵，總是會去尋找吉他的聲音在哪裡、主唱怎麼唱、鼓和貝斯怎麼去搭配。經歷過這張專輯的合作經驗，除了體驗站在古典音樂廳的舞台上之外，我覺得最大的不同，在於自己在聽音樂的態度、思考音樂的方向，更加地成長以及寬闊。

2.

在柏林拍攝的這幾天，跟著影像團隊走了許多屬於柏林地標的地方。以往對於這樣的MV拍攝，總是有給觀眾一種在拍旅遊節目的感覺。雖然不免俗地還是放進了許多著名的景點，但是很喜歡跟導演、以及影像團隊合作的感覺。他們每一個人都十分地健談和親切，包括攝影師、燈光師，很多也都是自己有在玩樂團的音樂人。拍攝的時間總是拉得很長、但是卻有很多空檔。這空檔的時間，他們就像當地認識很久的朋友，跟你介紹著每一個地方的故事、歷史。用德國人的口吻、角度去分享他們眼中的柏林。前半段的柏林行，我們都像閉關一樣關在音樂廳裡面。後半段的時間，終於有機會去體驗柏林這個城市的各個面貌。

柏林，不管是政治、文化、歷史上，都是世界級的都市。柏林保留了許多歷史的遺跡、戰爭的痕跡，以及冷戰當時所呈現東、西德的差異。我很喜歡看舊的建築物，其中，有一棟被夾在各大百貨公司中的教堂。這教

堂頂部有一半是戰爭的時候被轟炸毀壞的痕跡。當然，以德國建築業的技術，絕對可以恢復這教堂19世紀的面貌，或是拆除重建一個具有現代感的新教堂。當時所辦的微選，確實也讓提出現代感新教堂的設計稿，脫穎而出，可是卻遭到附近柏林居民的反對。因為他們認為，保留舊遺跡以示紀念，以及警示戰爭。這樣的自省態度，以及誠實面對歷史，一直是這一趟柏林行，走了這麼多柏林的街道、讓我最敬佩德國人的地方。最後，設計師在附近蓋了新教堂，同時也保存了舊教堂的遺跡。

反思自己所生活的城市，是否為了經濟、或是某些特定的利益，不停地進行都市更新，拆除掉屬於歷史回憶的地方。取而代之的是無差別的現代建築大樓，賦予了科技、現代感，卻喪失了些人情味。人潮聚集、形成市集；市集聚集、形成聚落；聚落聚集、形成城市，這樣的過程，需要好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時間，才能夠成為一個城市。

當忽略了這些歷史因素、建築物的故事，用短短時間，即可毀掉掉屬於城市居民的共同回憶。漸漸地，當一個地方，沒有了故事、抹滅了歷史；集中式的商場，取代了傳統的市集；建築設計的豐功偉業，取代了屬於這地方的故事。

走在柏林街頭，他們對於城市的尊重，體現於維護傳統建築物的價值和面貌。用具有創意的方式，活化歷史建築物的利用。賦予這些歷史建築物，存在於現代社會中更多的面貌，讓它們不再是廢墟、或是城市的毒瘤。這些建築物，甚至是圍牆、路樹、路上的排水管等，就像各個年代居民，與城市一起生的孩子一樣。當時間不斷的向前，換了一批全新的居民，他們的選擇不是打掉重練，而是思考其中應該保存的價值，讓這個城市的歷史可以繼續延續下去。這樣的方式，提升的不再只是硬體的進步，而是在城市進化的過程中，跟著歷史傳統、城市中大大小小的故事，以及新舊居民，一起邁向更好的方向。



Berlin | 小威

在柏林錄音，跟去柏林旅遊，這兩件事情，我分別在不同時間做了，要說感覺有什麼差別，旅遊像交朋友，看的是第一印象，合則來、不合則去，沒有什麼壓力，我很喜歡柏林這個城市，乾淨、便利，甚至有點過度理性，我很少可以從一個城市的樣貌就感覺到十足的理性的味道，而柏林，就是給我非常理性的感覺，幸好，柏林的理性，並不流於無情，你還是可以處處看見貼心與溫暖，就連我們住的飯店門口，有一天上午在示威遊行，你都不會感覺到火藥味，反而像是大家聚在一起表達同一個觀點，柏林給我的感覺，是我會想要住在那邊一段時間的城市。

但跟德國人一起工作，那簡直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要我說極端一點，像是在跟高手下棋，每一個細節，你沒有想到的，他們都想到了，這次錄音跟在倫敦錄音最大的不同，是他們的工作模式，那是經過經驗累積然後不斷修正後得到的結果，對我這種曾經是工作狂的人來說，看德國人工作本身就已經是在欣賞一件藝術品了，面對這樣的高效率團隊，我能做的、我應該要做的，就只是全神貫注把鼓打好，現在回想起來，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巔峰的一次錄音，我可以完全沈浸在打鼓這件事情，把自己的身體狀態調整到最好，對音樂演奏的敏銳度與反應，也都調整到最好的狀態，如果等我老了的時候要講什麼過去的當年勇，這次錄音絕對有前三名。

其實也不是每個德國人英文都很好，偏偏我就只會英文，不過他們最厲害的地方，是他們在音樂工作上的溝通，從樂手到錄音師、混音師，甚至連架設樂器的技師，全部都會看五線譜，錄音師會透過麥克風告訴我們要從第幾小節開始，以往我們的錄音就是直接說「主歌」、「副歌」、「間奏」、「橋段」這類的大區塊的分類，但我們沒有想過要怎麼讓第一次聽到這些歌的外國人跟我們合作，而德國人的方法非常有效率，所有人都看同一份樂團總譜，所以當錄音師說要從第47小節開始錄音，所有人都會知



黃雲 | 198-20

道那是哪裡，而不是只有創作者才懂的「副歌」，這樣的好處是錄音超快，但條件是，所有人都必須要會看樂團總譜，我不會看總譜，所以我必須要完全記住所有細節，當音樂一下的時候，我馬上跟上，這大概是我錄音最耗腦力的一次。我很榮幸，在最後一天錄完音之後，德國導演跑來跟我說，他覺得看我打鼓讓他想起Led Zeppelin的鼓手John Bonham，這是我此生聽過最酷的稱讚，為了他這句話，我當天回飯店又看了好幾次John Bonham的紀錄影片。

這趟德國行，我跟導演還有他的團隊成為朋友，常常在工作之餘亂聊一通，然後立刻把我聽到的有趣的事情告訴團員們，因為我記性不好，所以我習慣立刻分享，我記得導演的助理跟我分享過一件導演的趣事，就是有一次他接了一個案子要拍一支樂團的MV，這支MV裡面要記錄一隻蛾從小蟲變成飛蛾的過程，於是導演跑去買了一盒蛾寶寶，在盒子前面架了一台攝影機，隨時記錄蛾寶寶的成長，某天早上，助理發現導演一直在看著盒子，很認真的在拍攝，於是去問導演，導演說：「這個盒子上說，這些蛾寶寶今天上午九點會變成蛾，現在都九點半了，怎麼這麼不準時？」連生物的孵化時間都要求這麼精準，這就是德國人可愛的地方。

Berlin | 阿巽

以前認識德國的方式，不外乎聽聽巴赫、貝多芬、布拉姆斯、舒曼等德國作曲家，或買張柏林愛樂的CD，以及，一定要聽過鋼琴家肯普夫的錄音。直到去年，我第一次造訪德國，來到柏林這個城市，完全改變一直以來我對於德國音樂的刻板印象。或許那些端正、一板一眼的概念來自德國的其他城市，不過，因為選擇了柏林，所以認真體會了一次這個城市美妙的所在。

常常覺得，只要學會搭乘捷運或地鐵，很快便能熟悉一個城市。在第二次造訪的行程當中，我已經能夠坐柏林的地鐵去音樂廳聽古典音樂會（或者跑去club玩），這是以前的我想像不到敢在歐洲做的事。我覺得柏林具備著某種程度的世界熔爐，但是跟紐約的感覺完全不一樣。紐約在表面上綻放許多五光十色，柏林則默默承載許多輝煌歷史。對於戰爭啊、分裂、和平什麼的，我不是很清楚，但這並不影響我行走於這個城市，雖然街上的彼此之間都是外國人，但由於整個城市的和諧感，人跟人之間的距離沒那麼遙遠，大多數人（無論把你當成觀光客與否）都會優雅的跟你打聲招呼，這是一個很溫暖的感受。

之前有位個性急躁一些的同學，選擇到德國留學，一陣子之後捎來許多「七早八早店家就關門啦」、「整個下午都在喝下午茶」等德國生活非常慵懶的訊息，使我一直有著德國人生活到底閒散到什麼地步的疑問。後來，我做了一趟歐洲的小遊歷，涉足一些城市，其實，根本整個歐洲都是這樣吧！一次做一件事，並且在關門之前做好。這其實是很正常的生活態度吧！只是我們已經遺忘了。在柏林的用餐印象都還不錯，雖然天氣冷的時候坐在有暖爐的露天座位蓋著毛毯還是有點冰，但是最好的部份是幾乎不會有人來趕你，這一點在購物的時候也是如此。

在柏林停留的時候，看了一場由巴倫波英指揮、演奏的莫札特鋼琴協奏曲。由於幾乎是從小看他的影片長大，演出如同既定印象的平穩、準確，反而讓我留意起廳堂裡參與音樂會的大部分年長者。我不曉得聆聽音樂會的年齡層偏高是不是全世界現今的共同現象，顯然這些長輩們也都是教授等級（從他們討論曲目的談話中得知），在場聽音樂會的年輕人還真是屈指可數。不過我覺得這個現象在台灣已經慢慢改善了，最主要是從各種行銷手法上，嘗試一些比較不同的改變。以前很多人不喜歡把音樂家當偶像，但在資訊傳遞這麼迅速的現在，如何快速的營造並樹立一個人的存在感，第一印象真的非常重要。事實上，現在許多看起來如同偶像的音樂家，也都是非常用功練習的。我在柏林參與的音樂會還不夠多，也還未能在柏林欣賞柏林愛樂，不該這麼快就下結論，所以，也把這項當作期望之一，希望有機會可以參加一場全新世代的柏林愛樂音樂會。

歐洲充滿的建築當中，有一項一直是我夢想中的參觀聖地，那就是教堂。撇開圓頂、尖頂各種有關宗教的細節，我印象深刻的行程之一，是在柏林大教堂裡面跑上跑下的。那是我第一次穿梭在教堂內部，近距離的看到教堂裏外的雕刻、穿越像避難的通道，厚重的石牆間隙不知道會通往何處。有一間放置修飾中的雕像室（看起來是為了展示而沒在使用），有一個從高處俯瞰禮拜堂的包廂，除此之外，令我最震撼的其實是地下室躺著的那些人。一座教堂的歷史由人創造，換句話說每個人都可為這個建築帶來不同的命運。我本來就知道與教堂有關的人死後都直接安葬在裡面，但是真正置身這個地方的時候才感覺到，幾百、甚至幾千年的歷史，真的不是一本書、一些圖片就能體會的。

幾乎所有的主要城市都會擁有許多兼容並蓄的生活條件，娛樂這塊也不可或缺

。除了古典音樂，我喜歡聆聽歐洲的電子音樂（中文直譯的類型屬於電子舞曲、電子弛放系列）。幾年前為了買一片歐洲的CD花了不少時間與金錢，幾年後的今天很容易可以透過串流找到完整曲目，接著再回過神來，我已經身處連續播放這類音樂的店內了（還喝了許多酒）。柏林也是具有相當多club的城市，我最印象深刻的點很異於常人，是關於音響方面。眾所皆知，許多著名的高檔音響品牌都來自德國，而這難道也連帶影響且提升夜店的音響品質了嗎？去過兩家不同的club遊玩，共同的特色是：音質都非常好！簡單來說，有些店家音樂放得超大聲，如果想跟朋友講話，到耳邊叫囂還聽不到。但是在柏林的夜店空間內不會。我認為這是因為音響的頻率很乾淨，高中低頻確實校準的狀況下層次分明，人們講話的頻率就剛好插在沒被干擾到的頻率之間。所以，因為音響品質好，連續一整晚聽音樂，心情十分愉悅。

目前去過柏林兩回，在兩次短暫停留之後，竟然就盤算著如果在柏林常駐呢？目前還沒有仔細思考這個問題，不過，柏林這個城市帶來一種仍能保有冒險之心、不至於會被現實打敗、稍微自由但又保持固有傳統的心態，都是我相當能夠適應的環境條件。如果可以，我希望有機會能體驗看看，週間以編創音樂為工作、在古典音樂廳交流，週末到有趣的club放鬆心情、沉浸舞曲音樂裡頭的生活。

Berlin | 青峰

這張專輯應該可算是我們做最久的一張專輯了，以往的專輯可能選完歌後，一旦正式開錄，一兩個月可能也就錄完了，但這張專輯前前後後真的是錄了一年多，當然中間同時也進行了兩次巡迴，可能一個階段的錄音進行告一段落，就轉而投入巡迴，但也因為這樣的交錯進行，在下一個階段回頭錄音時，又有很多客觀地體會，抽離了一陣子再聽，有些想法反而更清楚，也可以慢慢做調整。

除了這次的兩大部分：專輯錄音和現場錄音之外，還有一大部分，就是要拍攝影像，我們找了德國的團隊以及台灣的團體兩組人馬一起合作，不管對哪一邊都是件大工程。

十年來我們實在沒那麼擅長面對鏡頭這件事，所以總是跟熟悉的導演合作，但這次則是要全然地與素未謀面的兩個團隊合作，其實內心還滿緊繃的。

不知道是不是看出我的不安，從第一次見面開始，德國導演Robert與製片Sabine就會時不時來說一下他們多喜歡這次的歌，每一次拍攝完他們都會用很誇張的口氣說很好看，被稱讚到有點不知所措，哈。

最有趣的是，Robert有一次突然跑來用很秘密的口氣問：「你是不是喜歡Radiohead？」，然後就說他也很喜歡，過一下又會突然問：「你是不是喜歡Portishead？」，過一下好像又想到什麼，就這樣一直問我是不是喜歡誰誰誰，然後換我偶爾也會問他是不是喜歡誰誰誰，兩人一來一往，像是一種不斷反覆確認你有沒有資格加入我們的神秘組織的一種秘密審查。但事實證明，我們喜歡的音樂真的很接近，果然又是音樂的力量，讓我放心了。

記得在彩排時，在唱完第一首〈痛快的哀艷〉後，Robert紅著眼跑來跟我說，他剛剛哭了，他太喜歡這首歌，聽到現場起雞皮疙瘩，太感動。當時我真的是滿震驚的，這樣一個彪形大漢，竟然是這麼感性的人！

不止如此，據其他工作人員說，拍攝時在監看畫面前的導演跟製片，常常會跟著我們手舞足蹈，或是眼神專注到像是下一秒走進電視螢幕裡也不奇怪，或是忍不住轉過頭對周遭的人用很誇張的表情說：「I love them……」每次聽大家形容我都覺得好好笑，但也對他們的投入感到感動不已。

另一個從台灣出發的導演是李伯恩，比起被拍攝者，我覺得導演更神秘，因為其實每天彩排他們都在拍，可是你就是不太清楚他在哪，他也不會來告訴你他要拍什麼，或許這樣可以追求一種自然？！哈哈。

他們帶來了一架遙控飛行攝影機，再拍我們的同時，另外一組人馬就到處飛遍了大街小巷，最後也在演出場地用這個飛行攝影機拍，結果風大到完全聽不到音樂，我們的頭髮也幾乎都不在原本的位置上，而且還把指揮正在認真工作書案上的一疊紙全吹得滿天飛，實在太好笑了。

不過跟李導工作是挺不錯的，因為他實在是有效率，也很乾脆，總在迅雷不及掩耳之時，就拍完了。拍MV畫面的那天早上，我們在電車上演奏，實在是挺害羞的，結果路人也跟著同歡。下午到了猶太紀念碑下起了大雨，等了一會太陽都快下山了，只好顧不得低溫，冒著細雨拍攝，不過不到半小時就結束了，這速度，好啊！

在《再遇見》巡迴上看見李導為Everyone所剪輯的影像實在非常大氣，讓我現在對最後的成品又緊張又期待！



而相較於李導的速戰速決，Robert則是帶我們走遍大街小巷，熱門或「巷子內」的都去了，最令人難忘的是前往貝利茨療養院的拍攝。

貝利茨療養院已經關閉了二十年，在1900前年就開始作為療養院，後來在一戰時期作為軍醫院的用途，而今偌大的園區已經多半無人使用，而成了世界有名的廢墟。聽到這個背景，稍微google了一下圖片，雖然覺得絕美，卻也有點顫慄。不過到了現場，團員們就彷彿來到電玩遊戲實境一般的探險，加上實際感受並沒有那麼可怕，反而有一種平和的寧靜，讓我想像，車諾比的氣氛會不會也是如此呢。據說非常多的電影或雜誌都曾來這裡拍攝，每一個房間好像都有不同場景設置過的痕跡，印象最深的是有一間房間滿天鋪地的都是棉花，其中立著一架三角鋼琴，實在是美到極點，但灰塵量也是驚人到極點。要不是特別申請，平常是進不來的，實在是個難得的經驗。

在拍攝期的最後一天，我們到了Robert他們短期承租的公寓，拍攝最後一段畫面，拍完宣告殺青後，直接在公寓裡舉行一個小小的party，最令人難忘的是，當時Sabine忽然講講話就哭了，然後哽咽著說：「明天你們就要回到離我很遠的地方了……」哎喲，來這招，哪有人不泛淚的啦。最後上車離開時，還可以看見他們頻頻揮手送我們，而Sabine依然在拭淚！

每個人都有太多的細節與故事，要一一詳述實在說不完，只是真的沒想到，經過這一次，我們竟然在德國擁有了這麼多真心的好朋友！



但想想這一切，還是必須要感謝暉哲老師，誰也沒料到 he 會把我們的夢想玩得這麼大，讓我想起在第二張專輯《小宇宙》時，為了讓我們有預算可以宣傳，他不惜賣掉了自己的房子，當時我真的很害怕，要是完全不賺錢的話，我們也賠不起他的房子啊……而這張的企劃，應該到達了他賣很多房子的等級吧。

為了給這些音樂最好、最值得的對待，他的不惜成本到達了癡狂的狀態，提出每一樣計劃時，我都忍不住問他，我們真的有錢嗎？他總是說：「不然要怎麼辦？這麼努力做的東西，不要做到最好，不要讓大家聽見嗎？」我沒說出口，可是我心裡是滿滿的感激，所以，我只能讓自己對得起這樣一個伯樂，一個掏空自己的伯樂。

今年暉哲、阿福、小威，陸陸續續當了爸爸，我真心為這幾個男孩感到開心。（是的，連暉哲老師也是，他是個不折不扣的大男孩。）想當初，那麼害怕婚姻的暉哲，還有號稱要一路玩到四十歲才要結婚的家凱，如今卻是這副模樣，樂在付出，而且被綁得幸福無比，我覺得有這些同伴的存在，在我的生命裡就已經是無與倫比的福氣了。

暉哲，蘇打綠，還有因為蘇打綠帶來的各個工作夥伴、知心朋友、聽眾，謝謝你們，讓我始終在一個美妙至極的微光裡，被保護得好好的。你們就是天堂。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city street scene. In the foreground, several people are walking across a grassy area. A large, leafless tree stands in the middle ground. In the background, there are multi-story buildings with many windows. A sign with the word "Life" is overlaid on the image, positioned in the middle ground near the tree. The overall tone is somber and historical.

Life

Life | 阿福

1.

某天，我們正在籌備高雄演唱會的練團，接到家裡的電話，得知了爺爺過世的消息。

爺爺是參與過戰爭的退伍軍人，當時帶著奶奶，以及大伯，隨著軍隊留在台灣。可能是因為身處在戰亂、貧窮的年代，我印象中，爺爺並沒有成天把戰爭的豐功偉業掛在嘴邊，反而最常跟我們後輩說的話，就是問我們有沒有吃飽。每個來何家吃飯的朋友、同學，都強力感受到爺爺希望大家都吃飽的壓力。從坐上桌第一分鐘開始，碗裡就不能空著，當你一停下來，爺爺的關愛眼光總是會投注在你的身上，並用一種不得不的方式，軟性地要求你把自己的碗，添滿菜。雖然爺爺每次吃飯時都如此的熱情，但他的碗中，印象中永遠都只有饅頭或是包子。

前幾年，爺爺的腳已經走不太動，也有返老還童的現象，記憶也漸漸地消失，但是唯一沒消失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吃飽的心。我記得有一次，吃飽飯後我扶著爺爺坐在沙發上，自己就拿個小凳子偎在爺爺旁邊。忽然間，爺爺問我是哪家的孩子？就當我還沒有反應過來時，他馬上問我吃飽了沒？有沒有東西吃？然後順手就準備拿水果塞給我，過了十分鐘，又再次問我

了一遍。可見得，雖然爺爺已經不記得很多事情，但是，就算不認識你，也希望你吃飽的單純想法，一直存在於爺爺的腦海裡。

前年農曆年二月，我帶著新婚的老婆回去爺爺家。雖然爺爺幾乎已經不記得家中的所有人，但是對於新的女性成員（父親輩有五個兄弟、我這一輩有七個堂兄弟，全都是男生），我感受到爺爺明亮的眼神，這眼神除了歡喜之外，也在關心著Lulu手上有沒有茶水、零嘴、或是水果，一直持續到拜完祖先，上桌吃年夜飯。當然，大家對於Lulu的加入十分地開心，也跟他介紹家中的所有成員。就在大家活絡聊天、吃飯的中間空擋，爺爺忽然說了一句話：「小可可（我的乳名），快幫你老婆夾菜」。

這一瞬間，我眼淚差點快要掉了下來。這幾年，爺爺已經完全不記得我是誰，甚至連父親他也不記得。但就在那晚，也只有那片刻，他叫了我的小名，感覺好像回到幾年前，那總是記得每個人生日、考試、發生任何事情的爺爺。

同一年的六月，爺爺離開了我們。爺爺是幸福的，因為在附近陪伴他走過最後一程的，是他所有的孩子。

2.

「如果我們希望死得好，就必須學習如何活得好；如果我們希望死得安詳，就必須在心中和日常生活中培養安詳」，這一段話，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也是我最近在思考人生的一句很重要的話。

死亡，是終點嗎？或許我們太習慣去後悔過去，以及期待未來會如何。人生中，生、老、病，這些我們都是可見、甚至了解其中辛苦的地方。而唯獨對於死亡這件事，是完全未知、也無法以過來人的身份去分享經驗。因此，沒有人知道，死亡是什麼？因為無知，所以畏懼，害怕去面對。同時，也害怕失去現在所有的一切。但這一切的擔心又如何？常常的埋怨過去、看衰未來，卻忘記珍惜當下。當死亡是一個人人生無法逃離的課題，何不勇敢去認清事實，掌握能夠掌握的現在。

現在人生已經走到三十幾歲，即將面臨新生命的誕生，但也會面對到附近長輩的離開。「如果我們希望死得好，就必須學習如何活得好」，人生並不是不能沒有未來，而是現在的每一步，是為了避免過去的重蹈覆轍，以及為未來，尚未實踐的夢想鋪路。人們害怕死亡是害怕失去現在所有，卻忘了珍惜現在所擁有的東西。當死亡來臨，真正能留下來，不是金錢等物質上的東西，而是那個人活著的精神以及意義

。當世代的更替、時間的脈軸一直向前推進，真正留在人們記憶中的，除了作品之外，就是你付出了多少愛，愛這個社會、愛你的親人、愛你的朋友、愛你的人。

最近思考著自己到底擁有些什麼？自己還能夠做些什麼？除了在專業上的精進，愛自己的附近的朋友、家人之外，還能夠為整個大環境做些什麼。有時候面對現在社會上的一些問題，會有鴛鴦心態的產生，消極著想著，以後只要好好教自己的小孩，一直保護著他不要被大環境給污染。但是，能夠保護他到何時？將來他長大之後，一定還是會與人接觸，一定還是會投入這社會的大染缸裡。或許小孩能夠維持住自己的信念，不被誘惑所左右。但是，是否能夠更積極的去影響這大環境，讓孩子在一個讓人放心的環境中學習著碰撞、挫折、成長。看著現在媒體上所傳遞的訊息，絕大部分是這社會有多險惡、有多少讓人低落的事情不停地在發生、負面情緒、能量充斥著我們周遭。下定決心，從自己開始做起，讓正面能量被看見，去影響所有能夠觸及到的人、事、物。公眾人物的特性就是，能夠影響到的人、事、物，範圍是比較廣。如果能夠將正面能量、利他行為，傳遞給每個認識你的人、團體、企業。改變現在唯利主義、利己的行為、心態，或許，這就是上天讓我做這個工作的最大使命。

Life | 家訊

服兵役後認識到不少才華洋溢的朋友，我和阿龔也不止一次提到那段時間對我們的影響。有些人退伍後，工作一帆風順、case 接不完；有些人還在為自己的專業努力進步；有些人犧牲了舞台，投身教育工作、奉獻所學；有些人抵抗不了大環境的衝擊，轉了業，做起小生意。我希望有個地方，先匯聚這些有才華的朋友，讓他們在這裡彼此碰撞，激發出更多的火花。給予他們舞台，能夠在發展他們自己本身專業才能外，還能夠付出一些心力，為那些像白紙一樣單純的小孩子、為那些努力在生活的人們，為那些曾經被社會遺棄、或是遺棄社會的族群，提供稍微喘息的空間、提供一股正面的能量，取代現在充滿八卦、秘辛、謾罵、爆料等負面的資訊傳遞方式。透過馬戲團的炫技、魔術的不可思議、肢體舞蹈的動態、音樂的魔力，結合值得分享的正面故事，改變這社會上的氛圍。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或許，在面臨人生無可避免的死亡課題，與其去想著之後一定會發生的事，還不如專心地去實現想要完成的夢想。當死亡的來臨，也告訴自己曾經努力付出過。

這幾年下來，周遭的夥伴和朋友都覺得我改變了很多，其實說真的，自己並沒有特別覺得改變了多少，如果硬要說，自己感受最強烈的改變，大概就是「怕死」。大學時代在騎機車時，都在追求速度，能快就快，因為騎得很快，常常也都是很驚險，回憶起來有很多畫面是從兩台快要黏在一起的公車中間「鑽」過去或是差一點就撞到什麼東西；也有一次出車禍，整個人飛起來，時間突然變慢，心想糟糕，然後落地，結果車龍頭彎了，身體卻沒事的記憶。那種追求速度、刺激的心情，讓我一直想去高空彈跳，或是去做些刺激的活動，最好這些活動還可以有些危險和挑戰性，直到結婚後，Edward 也出生了，我到澳洲終於有機會可以嘗試類似的刺激活動，我跟太太一起去跳傘，結果在坐小飛機飛上高空的行程，我相當忐忑、害怕，我怕失去、我怕我或太太其中一個出事、我怕看不到 Edward 長大，我怕好多好多……後來「10 AIR」和「再遇見」巡迴有了蓮花般的升降台，每一次昇上去，真的不騙你，我都在抖，這些日子我都以為是因為跳傘後的經驗讓我怕高，直到有一次跟巡迴導演吃飯，她說「你這是怕死啊！」仔細想想，應該是怕死的成分比較多，怕失去，這幾年牽掛在心頭的人變多了，害怕的，好像也就變多了。

這幾年確實經過了一些人生的轉折，從結婚變成丈夫，又從丈夫變成爸爸，我也失去了爸爸，如果短時間發生這些東西，好像人生經歷一場場的地震一樣，就我的經驗來說，地震完日子還是要一天一天地過。

記得太太羊水破的當天晚上，我們在電影院遇到阿木導演，還討論說隔一天要去看不另外一部電影，回到家後太太跟我說她想上廁所，然後就說：「家凱，我好像羊水破了…」接著我就很慌亂地不知怎麼辦，太太倒是很鎮定地說：「我先沖個澡」，後來就在醫院渡過了一整夜，然後Edward就出來了，他出來的當天還是晝哲結婚的當天。

看到Edward出來的一瞬間，有一種幸福滿溢的感動，也有一種很奇異的感覺，是在這世界上「我最親密的陌生人」，我還不了解他，卻真真實實地感受到他了，那真的是非常喜悅，我有一種很想哭的衝動，真的就像古人說的「喜極而泣」，那一瞬間，我彷彿就滿足了，什麼都不需要了，更甚至覺得我的生命「完整」了。那一瞬間真的是一瞬間，隔天的清晨我就飛出去工作，離開了親愛母子倆，當我回到台灣時，太太還會吃醋我抱Edward不抱她，後來這些片刻真的成為永恆了，深刻地留在我腦中某個地方。

這件事情其實不是每天都會回想起來的，當Edward一天天地長大，生活中又會多了處理不完的事情，生命不是已經完整了嗎？那一瞬間的確圓滿了，之後，生命依舊在流動，像月亮一樣陰晴圓缺。

後來，爸爸去世了，我以為自己早就準備好面對這一天，也以為會因為媽媽不用再照顧爸爸而覺得替媽媽開心，結果我還是很難過，當蓋棺那一刻，我才看到媽媽的眼淚、媽媽的不捨、媽媽的愛，原來一直跟我說「讓他走，你不要哭喔！他走了比較舒服，」跟我說這些的媽媽，隱藏了多少的眼淚。

出殯當天，父母的許多朋友都來了，我親愛的團員和老闆也來了，我站在靈柩旁邊，看著一位一位的賓客向我答禮，我含著哀傷，卻也替父親感到欣慰，直到阿福領著大家走到我面前，我忍不住大哭，那是那幾天哭得最慘的一次，我忍著，但也哭著。現在回憶起父親的離去，都還是有許多的不捨和難過。

現在回首來看這些事情，似乎歷歷在目，似乎這些鮮明的記憶就像是滄海一粟的永恆，日子還是一天追著一天地過，可是這些特別的日子卻有了特別鮮明的色彩，當我回首時，可以輕易地就看見了他們。

Life | 警儀

2010年的柏林之旅，對我來說比較像是旅遊，但後來我漸漸想要的是多一點當地的體驗，想要比一般的觀光旅遊多了解一點，不論是日常生活或是對城市的認識，最好的方法當然就是從語言著手，於是我找出大學曾上過幾個月的德文課本，找了個老師，重拾第二外語的學習，每兩個星期的德文課，讓我有機會一直和這個地方產生聯結，也開始喜歡利用假期，自己一個人去歐洲旅行，有些是德語地區的瑞士、奧地利、德國，或者只是為了去玩而去的丹麥、荷蘭、比利時、義大利…等國家，每一趟旅行都有我自訂的小主題(或者可以說是小結論)，可能是勇氣、平靜、挑戰……，試著在旅行中找出想追求卻在生活中遺忘的某一部分。

最接近冬專輯製作的一次旅行，我選擇了在柏林上語言學校兩個星期，混在一群正在享受青春的歐洲大學生中，我算是相當高齡且異類了，我一直覺得學生時代離我好遙遠，都快忘了怎麼交朋友，剛開始的前兩天的確有點沮喪，完全融入不進學校的氛圍，直到第三天後我才鼓起勇氣，上課多發言，下課找同學們聊天、一起吃午飯，主動問他們有什麼行程，然後一起去看了很棒的David Bowie展覽，接下來的每一天，就因為有他們的陪伴和彼此不斷的練習，也讓兩個星期學得很充實、過得非常開心。那陣子我選擇不住在飯店，而是在德國人家中短租一個房間，又是另一種不一樣的生活體驗，我很慶幸總在自

己覺得疲乏，覺得沒有勇氣的時候，這樣的旅行讓我又找回對生活的熱情。

我想這幾年我一直在努力改變的方向，是學習「放下」&「遺忘」，我是容易自責的人，很常在擔心、緊張中度過，看起來我很冷靜，其實真的難過的時候，總是很難釋懷，我覺得有一段時間會因為記性比較好而不是很開心，不管好的、壞的我都記住，所以有時候會有點羨慕記性不好的人，也許可以因為忘了，就什麼壓力都沒有了。不想面對或不愉快的事情，其實最應該要忘記，我卻總是默默地放進心裡，即使遺忘也只是表面上不再想了，因為生活上其實很多類似的事情會重複發生，那些不愉快就會不斷被拿出來複習，就像青峰在「未了」裡用到的故事，有時候我也會覺得自己像是薛西佛斯和普羅米修斯受到了懲罰，也不知道是慣性還是這就是命，人就是會本能地讓自己習慣於這樣的輪迴，從裡面找出個理由或某個快樂的點，來說服自己繼續，不過樂觀點的想法是，也因為有了過去的經驗，只有我自己知道，要如何讓這些我覺得重複發生的事情，對我來說不再是「懲罰」，似乎也是這個動力，讓我喜歡上出去旅行，接受新的事物和不一樣的環境，也算是這個學習的其中一種方法，這幾年的改變是在心裡的，有些事情不往心裡放了，就也不再掛在嘴邊或心上，至少學著讓自己好過是最重要的。

Life | 青峰

記得有一次在錄製一個廣播，是為了跨年所預錄的節目，因為是跨年播出，所以主持人理所當然問了，新年有什麼新希望。

我個人有幾個一向很不會回答的問題，在此舉幾個例子：

一、「最近好嗎」（潛台詞：還不都差不多or人生不都有好有壞叫我怎麼一言以蔽之……）

二、「對某某城市有什麼特別的印象」（潛台詞：我才剛抵達就來工作了，你先給我機會感受一下我再回答你。）

三、「這一次會有什麼特別的演出」（潛台詞：不太懂演出該追求的只是「特別」嗎or我們本身就特別。）

四、有一類的問題，舉凡「很多人說你們變了，你們覺得是不是變了」、「很多人說你們商業化，你們怎麼看待」、「很多人說你們老了成熟了，失去了青春時做音樂的氣氛，你們覺得呢」等等的問題，在我心中都是廢話。會問出口本身就很不羞恥。

再來就是這次被問到的問題了，「新年新希望」，啊，老實說我還真的是個沒有太遠大夢想的人，平常也幾乎不許願，唯一會許願的時刻可能就是在演出前拜拜時，祈求上天讓一切平安吧。我總是覺得，老天爺要應付那麼多人還真累，如果有什麼願望，就自己

好好試著去實現吧，替老天爺省點麻煩。雖然沒有遠大的夢想，但每一個決定的計劃，都一定是好好地思考、進行、實踐，這對我來說是最接近夢想的，把眼前的想法執行到最好。

因此，當時我回答主持人，我沒有什麼新年新希望，以為可以就此跳過，無奈這世間就是無法如此簡單，明明是受邀者，卻像罪犯一樣被拷問，非照著主持人的規定與理想回答不可。

於是他一再逼問，我也一再說我真的沒有什麼新希望，他似乎是非常不可置信，也非要我想一個心願出來不可，「真的完全沒有什麼希望嗎？」「怎麼可能完全沒有任何希望的事？！」殊不知我這個人真的很隨緣。

然而他不放棄，眼見氣氛越來越僵持，被他逼急了，我只好擠出了一句：「如果硬要說有什麼心願的話，我想我這一生只有一個心願。」（陰沈）

主持人眼前一亮，大概心想：「哇！這下得到的不只是新年新希望，而是人生的心願，魯小還是很用心的，釣到大魚了！」於是急切地說，快點快點告訴我們吧！（眼神閃亮）

我想了一下，說：「我不知道這講出來好不好……」（非常遲疑）

主持人怎麼可能放過這條大魚，都已經上鉤了，沒看過老人與海嗎，就算跟你奮戰個幾天幾夜我也要把你拖上岸！「快點快點，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心願！」

（閃亮亮依然）

「你確定，那我說了喔。」我說，看著對面的主持人即將得逞的口水直流。

於是我幽幽而鎮定地說：「我其實從來沒有什麼願望，我唯一的心願就是希望我可以善終。」

不誇張，現場氣氛實在冷到冰河時期重現，Sorry 囉我真的不是故意要讓你們滅亡的，實在是被逼到死角了嘛。

幸好節目是預錄，主持人還有機會挽回。後來我不確定該集節目到底播出那些部分，我根本懶得確認。

雖說現在講起來像個笑話，但其實我的態度還是滿認真的。我想這應該也是很多人的心願吧，若能善終，簡直是史上最大福報。

Life | 小威

這一次，我想用照片為歌曲說話，某天下午，我一邊反覆聽著整張專輯，選出了這些讓我在心裡用以回應這張專輯的照片，這些照片代表著我當下對每一首歌的感覺。

左排照片上至下：1-4

1. 痛快的哀慟
2. 對殺人狂的指控
3. 地平線
4. 我們不懂



中排照片上至下：5-8

5. 博物館
6. 回車諾比的夢
7. 下雨的夜晚
8. 他舉起右手點名



右排照片上至下：9-12

9. Everyone
10. 牆外的風景
11. 未了
12. Must Keep Singing



冬專輯，代表著一個計劃的結尾，老實說，在完成的那一刻開始，我有點擔心我們是不是對這張專輯喜愛過頭，導致我們有點陷入盲目熱愛孤芳自賞的狀態。當然，這樣的擔心，是出於愛，畢竟，面對這樣一張瘋狂而細膩的專輯，不管是詞曲創作、編曲製作、錄音彈奏，我們都用盡全力，編曲的時候為了抓住那靈光乍現的片段，每一小節都是錙銖必較；為了去柏林錄音的時候達到最佳狀態，我們執行了異常嚴格的魔鬼訓練，當演奏的訓練從精準彈奏進化到情感表達，我們從視譜到丟譜、再從丟譜到看歌詞彈奏出意境，最後呈現的結果，是烙印在心裡的演奏，我連做夢都夢到在打這些歌，那種整個人將靈魂完全融入歌曲的過程，我是第一次這麼深刻而又自在地享受著這張專輯從無到有的過程，真的很過癮，也讓我上癮了。

這張專輯，可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張專輯，製作冬專輯的時候，我太太懷孕了，我不知怎麼形容那種感覺，混雜了對寶寶的興奮期待與更多的自我期許，也有一點點害怕我不能做個好爸爸、好榜樣，帶著這些心情完成的專輯，卻意外成為安撫我心靈的最佳解答；2014年我完成了幾件對我自己的生命有重大意義的事情：蘇打綠十週年巡迴演出、在自己的舞台上求婚、出攝影書、結婚。

2015年，我去了一趟南極、開了第一次個人攝影展，也即將迎來我生命中第一個孩子，這些改變，對我的心理層面來說，其實每一步都是非常巨大的，而這張專輯的錄音，則橫跨了這些事件，甚至成為串起這些巨大改變的針線，不管是每一次編曲、錄音、練團、演出，是「音樂」真實地把這些事件在我腦海裡連結起來，成為一座屬於我自己的里程碑，每當我聽到這張專輯的時候，我會想起這兩年的自己，而未來當我回想起這兩年的時候，我會拿出這張專輯，一邊播放著一邊回憶著這些美好，我知道再多的言語也不能表達我對這張專輯的情感有多濃，我只知道我會把它放在心裡很久很久。

Words | 總教練 秀秀



最喜歡和創作力旺盛的人一起工作了，蘇打綠10週年世界巡迴

的最終場才剛在2014年11月完成，2015年1月就拿到了即將錄製完成的新專輯《冬未了》。

曾經參與《蘇打綠同名專輯》的製作和《小宇宙》時期的演出製作和排練，再次一起工作就是10週年世界巡迴的音樂製作和排練、演出，透過10週年的作品回顧和重新編曲發現蘇打綠的豐沛創作早已讓人目不暇給，但攝人的才氣在演出結束後兩個月就聽到的全新專輯中更是可觀，彷彿影片經過剪接就能製造斷裂的時空般，一轉身蘇打綠的作品集又多了那麼多繞不開腦海的旋律、那麼多耐人咀嚼的文字、那麼多的承載，而這次負責的工作就是要和這些美好與蘇打綠一起去柏林跟交響樂團演出。

柏林的音樂總監、也是交響樂團指揮一見面就給了我一本總譜，迷人的是一起工作的音響工程師、錄音工程師們也都是拿著同一份總譜在控台工作，更迷人的是，在厚厚的總譜內，交響樂團的管絃樂譜是由阿翼編寫、搖滾樂團的器樂和人聲譜是則交響樂團方面採譜的，換句話說，音樂家們在還未見面自我介紹前，早就藉著音樂的傳遞了解了彼此在《冬未了》的樣貌，而且就連不是負責演奏的工

作人員也都可以知道幾個小節後大提琴會拉哪些音、同時電吉他又在彈哪個樂句，早在我學會他們名字的正确發音可以有禮貌地打招呼前，《冬未了》已在音樂廳內持續蔓延。很快地，從柏林回來的三週後，和蘇打綠開始排練新的演唱會曲目並且開始了新的巡迴，很快地，天氣從變熱又變涼，季節朝著四季的尾聲逐漸推進，《冬未了》慢慢浮現，將要結束蘇打綠的章瓦第計畫一四季，但相信就像這一篇寫不完的回憶般，蘇打綠將繼續地唱著，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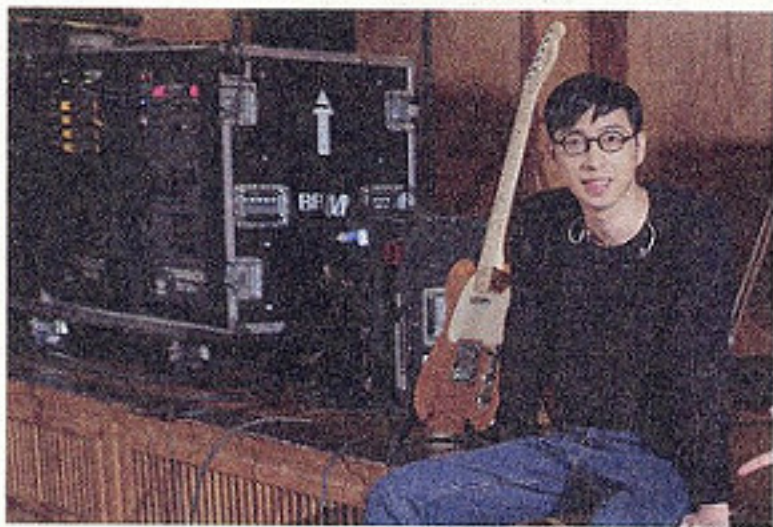
Words | 吉他手 小洋

背著最喜愛的吉他，扛著最喜歡的音箱，帶了自己覺得最酷的效果器，走進錄音室，我聽著工作帶，開始期待會有什麼好玩的事情發生。

聽著歌的雛形，我開始想像背後的故事，或是未來的畫面。會有磅礴的管弦？或是孤單的娓娓道來？然後我也加入並刻劃下屬於每首歌的吉他印記。謝謝製作人暉哲老師與錄音師老佑，彼此一個眼神，一個停頓，音樂已經往前繼續走，謝謝你們捕捉到最難得的直覺與不在預期內的美好驚喜。

一個在秋認識的朋友，一起走到冬天，然後與蘇打綠一起走到柏林。

冬天的柏林空氣冷冽，吹在身上刺骨，呼吸到身體裡又是一道清新的暖流，就像這次冬專輯給我的感覺，夠冷也夠暖，夠寬闊也夠自我，期待和大家一起分享。



Words | 音樂工程師 老佑



這是我參與蘇打綠錄製工作的第七張專輯，也是我覺得最感動的一張

專輯。從一開始的demo製作到最後成品的呈現，就像看著新生兒從媽媽肚裡出生的過程，每個時刻的感動，都與日俱增。還記得我們在音樂社的錄音室裡面一起和團員、暉哲老師整理編曲的時候，只覺得這些假的管弦樂好複雜，好難做rough mix。一直到第一次去布達佩斯錄管弦樂的時候，才真正體會到，這是一張傑作。在布達佩斯工作的日子雖然是難得的輕鬆，但是收穫卻非常的豐富。在台灣，沒有一個能錄製完整管弦樂團的錄音室，所以真的很難得能夠看到這樣的工作環境。出發的前幾天一直很忐忑，很怕檔案有問題，到那兒怎麼解決，很擔心錄音檔案的小節數沒辦法跟總譜配合。錄音室的staff幫我解決了這個問題，讓我能放心地觀摩與觀察他們的工作模式。與台灣的錄音室工作模式不一樣，調整聲音的engineer和操作錄音電腦的tape op是分開的，在台灣只有一個人要做完這些事情，更讓我訝異的是，這位tape op工程師的年紀至少超過五十歲了吧，但他操作電腦的速度，我真的沒有信心能夠趕上。就這樣在大家精細分工的合作下，session的進行十分順利。樂隊指揮和指揮的助理也非常有條理的訂定每首歌錄製的進度表，按照曲目的難易度調整，也不忘安插給樂隊休息的時

間，使得整個錄音的過程流暢有效率。席間讓我更望其項背的是，在場的工作人員都能閱讀總譜，跟著總譜聆聽樂隊的演奏，也會忘情地跟著自己喜歡的曲目打拍子吟唱，聽到樂隊不小心的失誤時，感到惋惜的嘖嘖聲拉近我們的距離，音樂真的是共通的語言。

為了能跟接下來柏林的管弦樂團一起演奏，暉哲老師希望蘇打綠在這之前密集的練習，一樣的曲目，每天每天。但我看到的不是重複進行練習的疲累，而是一點一點累積的信心。這樣的信心在柏林第一次與管弦樂隊彩排時，就能讓人體會，但更讓人敬佩的是，管弦樂隊在最後一天的錄製時，達到最巔峰表現，跟著蘇打綠一起，完成一場足以撼動人心的showcase。還記得曲目第一首開始演奏的當下，那樣的感動，讓我忍不住拿下耳機，想聽聽現場的聲音。曲目間指揮的介紹，讓不懂德文的我也覺得華麗。

這次的專輯混音部分，韓哲老師有問過我要不要做，我和他表明了希望這張專輯也能跟夏專輯一樣，有著不一樣的聲響效果，所以混音的部分就由德國的混音師 Peter 擔任。第一次見到他覺得他的笑容好燦爛，又非常的客氣與和善，沒有帶著某些德國優越感的傲氣。去到他工作的地方覺得好放鬆，我也像個錄音宅宅一樣到處摸著周邊的器材，雖然跟著時代的演進他也捨棄了大型混音台的工作流程，但是他採取了一半電腦一半類比處理器的方法，讓成品的聲音充滿時代感卻又不失溫暖的氣味，整體的混音聽起來非常的舒服，能夠沒有壓力的一在循環播放，我最喜歡他對於鼓組的處理，小鼓聽起來就像，我的耳朵放在小鼓裡面，

聽到小威的敲擊，但又不刺耳，真的很佩服 Peter 的功力。但這樣厲害的混音師卻又能一直接受我們的意見，當有些小修改的要求提出來，Peter 總是能消化我們的要求，進而讓混音變成比我們想像中更好的樣子。

聽著這張專輯，回想起這些一起工作的點滴，真心期望每次都能和這樣音樂人一起工作，一起感受音樂。雖然這是個奢侈的願望，但，這樣的願望實現了才更有快感！！期待這張專輯的面世。

Project Vivaldi
Winter Endless

U2  BVG

U7  U5

BERLIN